

目錄

目錄	1
第一章 緒論	3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3
第二節 研究方法	4
第三節 研究範圍和限制	4
第二章 《耶利米哀歌》歷史脈絡分析	5
第一節 書名和正典位置	5
第二節 作者問題	6
第三節 寫作時間和地點	8
第四節 小結	9
第三章 《耶利米哀歌》文學特徵	11
第一節 舊約聖經中的哀歌	11
第二節 《耶利米哀歌》的文學形式	13
一、離合體詩句 (Acrostic)	13
二、格律 (Meter)	14
三、開放性結尾	15
第三節 對話式文學方法	15
一、聲音、角色	15
二、角色觀點的對話	17
第四節 小結	19
第四章 《耶利米哀歌》角色的對話	20
第一節 敘述者、耶路撒冷女子聲音的相互交織 (1:1-2:22)	20

一、敘述者述說耶路撒冷城之情況（1:1-11b）	20
二、耶路撒冷女子的哀聲（1:11c-22）	22
三、敘述者的呼喊（2:1-19）	23
四、耶路撒冷女子抵抗的聲音（2:20-22）	25
第二節 男子的哀歌（3:1-66）	25
一、士兵的抱怨（3:1-18）	26
二、士兵對雅威的盼望（3:19-24）	27
三、士兵宣稱雅威是主（3:25-39）	29
四、士兵－團體的發言人（3:40-47）	31
五、士兵的悲痛、懇求和報復（3:48-66）	32
第三節 社會的瓦解（4:1-22）	34
一、中產階級的苦難（4:1-16）	35
二、中產階級的希望破滅、嘲笑的詩歌（4:17-22）	37
第四節 合唱的聲音（5:1-22）	38
一、雅威，求祢紀念（5:1-18）	39
二、雅威，祢統治到萬代（5:19）	40
三、祈求雅威的恢復（5:20-22）	40
第五節 小結	42
第五章 神學反省	44
參考書目	4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個人的生命一開始，他/她的生命就不斷地在演變，而人的一生都會經歷到生老病死，這都是人在面對生命中的各種過程。對於許多人來說，快樂的事情時常讓人愉快地回想，但是最不受歡迎、最被忽略的莫過於哀傷。只要提到哀傷，就已經象徵失去所喜愛的人、事、物。人們對於哀傷的忽略是因為它破壞了人的生活常態，並且人對它所瞭解的十分貧乏。¹「哀傷」這個詞語總是讓人感到不舒服，甚至不感去碰觸和談論它，但是在「哀傷」背後確有其深層的意義，儘管是遇到苦難、絕望，這也都是人在生命的旅途中會經歷到的事情。

倘若生老病死、苦難、痛苦是人生過程的必然性，大部分的人未必接受其迫切性。換句話說，有許多人都在毫無準備下就要面臨苦難或死亡。這對於還不清楚人生終結或人生意義的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然而，在舊約聖經中，描寫人慘痛心情的作品中，能與《耶利米哀歌》比擬的，大概只有《約伯記》。然而《約伯記》只是描述個人在苦難中的感受，而《耶利米哀歌》所表達的卻包含群體的哀傷。²像《耶利米哀歌》雖然被收納為「正典」作品，但是讀起來令人感覺不自在，往往被人們忽略，甚至可以說是一本「被人遺棄的書」。但反觀來說，如此充滿哀悼的一卷書，更是充滿信仰反思的一部作品。筆者將透過《耶利米哀歌》來探究，詩人的生命面對痛苦、苦難和死亡的人生觀之外，也嘗試從《耶利米哀歌》當中的神學來瞭解以色列民族的個人、群體間在遭遇苦難時的信仰反省。

¹ 曾立煌著，《從哀傷到成長：耶利米哀歌的生活應用》，（香港：宣道，1994），13。

² 詹維明著，《苦難的盡頭：耶利米哀歌的啓示》，（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1995），2。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以文學方法為主，而《耶利米哀歌》被視為是對話性文本，因為在文本中，可以透過不同聲音所呈現出來的說話者（speaker）或是角色（persona），由不同說話者的聲音形成對話。學者 William F. Lanahan 認為在《耶利米哀歌》中，說話者的聲音代表一個角色，而不同角色的說話者代表不同的觀點。詩人以不同角色為媒介來敘述《耶利米哀歌》，這也使整個《耶利米哀歌》產生豐富的創造性和豐富性。本文將嘗試運用 Lanahan 所提出不同聲音的方法來探討《耶利米哀歌》中的神學。

本文的寫作架構主要有三項，首先是以歷史性脈絡的分析來探討《耶利米哀歌》的歷史背景。探討此原因，主要是瞭解此卷書在當時所處的處境，進而瞭解其歷史背景脈絡意義。再來將探討《耶利米哀歌》文學特徵中的文學形式、方法，進而瞭解此卷書的文學特徵。最後，則是以對話式方法來嘗試使用聲音的經文對話，並透過經文的對話來瞭解《耶利米哀歌》當中所帶出的信仰意涵。

第三節 研究範圍和限制

本文的研究主要以《耶利米哀歌》全書第一章到第五章為研究範圍。探討歷史脈絡分析、文學特徵、聲音的對話來著手寫作。不過，礙於筆者在面對經文的學術瞭解有限，以致於在處理經文的對話式方法還無法更深入地將分析經文中對話的細節。因此，僅能透過現有的資料來加以瞭解和研究。期待將來透過此篇研究能夠進一步幫助個人或社群中面對苦難環境時的反省和激勵。

第二章《耶利米哀歌》歷史脈絡分析

第一節 書名和正典位置

耶利米哀歌這一小本詩歌作品最早並沒有書名，但馬索拉經文一開始獨具特色的哀嘆「啊，何竟！」(hk 'yae)，被希伯來文聖經用做小標題。³希臘文七十士譯本譯為Threnoi，意為「哀哭」，拉丁文武加大聖經(Vulgate)譯本亦取此意，稱為Liber Threnorum，即「哀哭之書」，英文聖經照著七十士譯本，直接翻譯成爲Lamentations，也就是「哀歌」。除了希伯來原文外的聖經譯本，大都普遍認爲此書爲先知耶利米所寫，故和合本的翻譯也隨通例將其名爲《耶利米哀歌》。⁴一些翻譯添加「耶利米的...」或「先知耶利米的...」爲標題。這些傳統的起源大概從耶利米所說的信息，以及在那時耶路撒冷城的淪陷和聖殿被毀；但是沒有明顯證據說明耶利米是作者。⁵

本書的地位在舊約正典中列於先知著作，被安排在耶利米書之後，如一般英譯本與中譯本。⁶依照希伯來聖經的三分法(律法、先知、聖卷)，《耶利米哀歌》列於聖卷(the Writings)中，是屬「節期五小卷」(the Megilloth or Rolls)之一，此五小卷包含了《路得記》、《雅歌》、《傳道書》、《耶利米哀歌》、《以斯帖》，五小卷是爲了猶太人在重要的節期中，公開敬拜和朗讀。⁷《耶利米哀歌》是紀念亞筆月四月九號—耶路撒冷被毀所讀的。⁸

³ 哈理遜(R. K. Harrison)著，《耶利米書 耶利米哀歌》，(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Jeremiah and Lamentations)，李蕙英譯，(台北：校園，2001)，207。

⁴ 不同的宗教傳統中，《哀歌》有著不同的地位。今天大家熟悉的《耶利米哀歌》書名，是基督教傳統的稱呼。因爲最早的希臘七十士譯本認爲這部書是由先知耶利米所寫，所以將它放在先知書《耶利米書》之後，稱它爲《耶利米哀歌》。李熾昌、游斌著，《五小卷研讀—希伯來文聖經與社群認同》，(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4)，204。

⁵ William David Reyburn, *A Handbook on Lamentations*, UBS Helps for Translators (New York: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92), 10.

⁶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香港：天道書樓，1995)，3。

⁷ 雅歌是逾越節所讀的、路得記是五旬節所讀、傳道書是住棚節所讀、以斯帖是普珥日所讀。Iain W. Provan, *Lamentations*, New Century Bible Commentary ([London]Grand Rapids, Mich.: Marshall Pickering ;William B. Eerdmans, 1991), 3.

⁸ 詹維明著，《苦難的盡頭：耶利米哀歌的啓示》，21。

第二節 作者問題

本書的作者雖然未具名，但是猶太傳統一致認為先知耶利米為其作者（舊約亞蘭文譯本，哀一 1；*Baba Bathra*, 15a）。七十士譯本和拉丁文譯本亦都認為耶利米是其《耶利米哀歌》之作者，⁹七十士譯本在本書前還特別加註以下字句：「以色列被擄充軍以後，耶路撒冷成了一片荒涼，耶利米痛哭流淚的坐著唱了這篇哀歌，憑弔耶路撒冷，嗚咽說...」¹⁰這是譯者加註，還是譯自希伯來文的版本，已經無法考究。但是，敘利亞文譯本、古拉丁文譯本、通俗拉丁文譯本（*Vulgate*），以及亞蘭文譯本（*Targum*），都跟從七十士譯文。¹¹

在拉比猶太教的傳統中，也有將聖經各卷冠為某人的作品以增加其神聖性與權威性，聖經內容與特定作者之間的歷史相關性常被強調出來，¹²就如在希伯來文聖經中沒有明確的認為《耶利米哀歌》這卷書是先知耶利米所作的，但是後人一般傾向到把原本作者不詳的作品歸給較著名的人物，像是摩西、大衛、所羅門以及這裡所認為《耶利米哀歌》是「流淚」先知耶利米（耶 8:23）。¹³

然而，我們依舊要探討此問題，也就是先知耶利米到底是否可能為本書的作者？在猶大國敗亡時（586BCE），正是耶利米擔任先知的時候，聖經有一個明確的陳述耶利米寫成爲「哀歌」，在代下 35:25 所提到：「耶利米爲約西亞作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約西亞，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這歌載在哀歌書上」。¹⁴這是猶大約西亞王在主前 609 年與埃及作戰中陣亡（代下 35:20-24），於是先知耶利米做哀歌悼念他。¹⁵七十士

⁹ 哈理遜著，《耶利米書 耶利米哀歌》，210。

¹⁰ 取自天主教思高譯本《耶利米哀歌》的引言。

¹¹ Logos Research System (Firm),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on Cd-Rom," (Oak Harbor, WA: Logos Research Systems, 1997), 138.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4。

¹² 李熾昌、游斌著，《五小卷研讀－希伯來文聖經與社群認同》，204。

¹³ Logos Research System (Firm),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on Cd-Rom.", 138.

¹⁴ Delbert R. Hillers, *Lamentations*, The Anchor Bibl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2), XX-XXI. Logos Research System (Firm),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on Cd-Rom.", 138.

¹⁵ Hillers, *Lamentations*, XXI. 李熾昌、游斌著，《五小卷研讀－希伯來文聖經與社群認同》，205。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4。

譯本也就認為《耶利米哀歌》就是耶利米的作品。再加上《耶利米書》和《耶利米哀歌》這兩部書的主題都對國家、民族的苦難感到深切地哀痛；並且將耶路撒冷城毀滅歸咎於人性最深層的罪性。¹⁶以耶利米的個性，必會將悲痛的感受表達出來，他是哀哭先知、悲傷先知，他可以與《耶利米哀歌》相提並論（英文 *Jeremiad* 與 *dirge* 「哀歌」為同義字）。¹⁷在基督教的傳統中，《耶利米哀歌》就常常以耶利米為頭銜而被稱為《耶利米哀歌》。

然而，從上述幾個觀點，並不能證明《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就是耶利米所寫的。從希伯來聖經的篇名中，並沒有明確地指出《耶利米哀歌》的作者是誰。隨著聖經歷史、文學批判興起後，把先知耶利米當作此卷書的作者普遍地受到懷疑。¹⁸首先是因為歷代志下 35:25 是為約西亞王所做的哀歌，約西亞王死於主前 609 年與埃及法老的戰爭中；而《耶利米哀歌》悲傷的對象主要是耶路撒冷城的聖殿被毀和淪陷，這應該是主前 586 年被巴比倫攻陷後才寫。¹⁹由此可見，這兩首顯然不是同一首哀歌。

再者，有些學者認為《耶利米哀歌》前四章的離合體（*acrostic*）架構和《耶利米書》的文學寫作特性頗為不同，原因是前者在體裁上細心地分析，並且使用其文學技巧以及緊湊的結構，然而，後者卻表現自然、多變的風格，這顯然是兩者體裁和寫作風格不同的結果。²⁰哈理遜（*Harrison, R. K*）提出，傳統的看法應該予以揚棄，因為《耶利米哀歌》中顯著的文學格式變化，與某些《詩篇》、《以賽亞書》後半，以及《以西結書》的部分風格接近，卻和《耶利米書》的大部分預言有相當的差異。²¹

另一方面，仔細觀察《耶利米書》和《耶利米哀歌》這兩卷書的觀點，會發現兩者有所衝突，後者某些詩句的觀點與耶利米的思想有所相悖。例如，

¹⁶ 李熾昌、游斌著，《五小卷研讀－希伯來文聖經與社群認同》，205。

¹⁷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4。

¹⁸ 李熾昌、游斌著，《五小卷研讀－希伯來文聖經與社群認同》，205。

¹⁹ 李熾昌、游斌著，《五小卷研讀－希伯來文聖經與社群認同》，205-206。

²⁰ Provan, *Lamentations*, 9.

²¹ 哈理遜著，《耶利米書 耶利米哀歌》，210。

在《耶利米書》中，耶利米視巴比倫人爲上帝施行懲罰的工具，是上帝的計畫，在上帝預定的日子—上帝藉其懲罰犯罪的子民，以期他們悔過自新，因此，先知呼籲以色列人在侵略者入侵時降服（耶 38:3, 17）；²²而《耶利米哀歌》則對這樣的現象提出質問，並懇請上帝對侵佔耶路撒冷的巴比倫人實施審判和懲罰「雅威啊！你要按著他們手所做的，向他們施行報應。」（哀 3:64）。²³《耶利米書》中的耶利米強烈反對與埃及結盟，呼喚國民去信靠上帝，並且對埃及不抱有任何希望（耶 4:17）；而《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希望埃及人可以救助他們（哀 4:20）。²⁴

根據以上的論述來看，從基督教傳統觀點到聖經文學批判興起後對此卷書作者是先知耶利米的懷疑，儘管，有學者否認《耶利米哀歌》是耶利米所寫的，但是這並不表示此卷書不重要以及與先知傳統無關。對此卷書的分析觀察，作者是使用極細膩的修辭技巧來寫作，透過修辭的技巧帶領讀者進入深刻的反省，而作者也以詩人內心世界的描述過程，使此卷書成爲聖殿被毀之後重要的作品。筆者透過上述的觀點來看，個人比較贊成此卷《耶利米哀歌》不是由耶利米本人所寫。

第三節 寫作時間和地點

《耶利米哀歌》這些詩大概出現的時間，應當於主前六世紀耶路撒冷的毀壞之後所寫的，大約於主前 586 年之後不久，這樣令人感到震驚的記憶似乎對作者來說還記憶猶新。²⁵這些詩很可能是猶大團體在此地所留下來的作品，最早有關於《耶利米哀歌》寫作的傳統，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拉丁文武加大譯本（Vulgate）、米示拿（Mishnah）、他勒目（Targums）都連結這些詩與在此地歷史性事件，它們被認爲是紀念和哀悼耶路撒冷被巴比倫所毀滅。中世紀

²² 梁工、郭曉霞等著，〈《詩歌書·智慧文學解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137。

²³ 李熾昌、游斌著，〈《五小卷研讀—希伯來文聖經與社群認同》〉，206。

²⁴ 梁工、郭曉霞等著，〈《詩歌書·智慧文學解讀》〉，137。 Provan, *Lamentations*, 10.

²⁵ Hillers, *Lamentations*, XVIII.

以來，學者們經常以 586 事件為背景閱讀這些詩。藉著這些詩的內容，它們已經提供了內部的證據，並且幾乎是毫無疑問地適合這樣的日期以及背景，雖然詩中的證據沒有很多，但是這些詩有時間不同的話，這些詩是需要一個這樣的日期。F. W. Dobbs-Allsopp 認為，《耶利米哀歌》這些詩的寫作時間或許是在第六世紀為強而有力的證據，因為這些詩本身的語言符合被擄時期，也就是在主前 586 和 520 年之間。²⁶

關於《耶利米哀歌》寫作的地點是難以確定的，因為它被寫作的地點有可能在巴勒斯坦或者在被擄的巴比倫或埃及。本書卷很明確是在被擄時期所做或編輯的，而此書卷顯示出對於被擄巴比倫或埃及的困境，它卻沒有很明顯的證據，指出作者或編輯者應是一位曾經被擄而離開巴勒斯坦的人，因此，此卷書比較可能寫作於巴勒斯坦。²⁷雖然此卷書沒有明顯指出國家領導人物，例如王或祭司的心態，不過它卻顯示主要的利害關係以及被毀壞之後在巴勒斯坦所留下團體的命運。²⁸

第四節 小結

本章針對《耶利米哀歌》的歷史性脈絡來作分析，對於此卷書正典的位置是屬於先知著作，並且是「節期五小卷」之一。在作者問題方面，《七十士譯本》認為此卷書是為耶利米所寫，首要證據是在代下 35:25「耶利米為約西亞作哀歌」，然而在聖經歷史、文學批判興起後，《耶利米哀歌》的作者為耶利米就普遍受到懷疑。《耶利米哀歌》悲傷的對象主要是耶路撒冷城的聖殿被毀和淪陷，這應該是主前 586 年被巴比倫攻陷後才寫。再者，由於《耶利米書》與《耶利米哀歌》兩者寫作體裁的不同以及兩卷書的觀點有所衝突，因此，《耶利米哀歌》的作者不能說是耶利米。

²⁶ F. W. Dobbs-Allsopp, *Lamentations*, Interpretation,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 (Louisville, KY: John Knox Press, 2002), 4.

²⁷ Hillers, *Lamentations*, XXIII.

²⁸ Dobbs-Allsopp, *Lamentations*, 4.

本書的寫作時間和地點是值得探討的，《耶利米哀歌》應該於主前六世紀耶路撒冷毀滅後的作品，特別是從文本的內容來看，作者彷彿是親身經歷，且目睹了耶路撒冷被大軍攻陷蹂躪的場景。此卷書的寫作地點是難以確定，不過它很有可能寫作於巴勒斯坦，原因是從文本中，沒有明顯的證據提及作者或編輯者曾經被擄而離開巴勒斯坦。從歷史脈絡的探討可以得知當時此卷書所寫作的處境，好讓讀者能更加瞭解此卷書的背景。本章以歷史性脈絡來分析此卷書的歷史背景，從下一章開始，筆者將透過《耶利米哀歌》的文學特徵，進而瞭解此卷書的文學形式和方法，並從文學方法探討此卷書的神學意涵。

第三章 《耶利米哀歌》文學特徵

第一節 舊約聖經中的哀歌

悲傷和困苦是人類的最基本生存經驗之一，與之相應，在世界各大文化中，都逐漸發展出一種特殊的文體，哀歌（lament）就是記錄這種掙扎歷程的文體，並且用來宣泄和抒發人們在困苦時的感情。²⁹希伯來人長於吟誦和抒發個人及民族情感的小品或文體，³⁰像哀歌這種特殊的文體，其深層的意義不是要為苦難找一個理性的答案，而是要把內心的情感傾訴出來。因此，它不是一個理的探尋，而是一個情的抒發。³¹

要瞭解哀歌，首先必須知道它在聖經中所涵蓋的範圍和文學形式。哀歌的範圍是遍存於舊約，其範圍有五經、歷史書、先知書、詩篇和約伯記。哀歌的文學形式在舊約文學形式中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³²因為，從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野流浪、到進入迦南、士師時代以至王國時期，都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用哀歌來表達人與上帝的關係。³³它也可說是以色列人禱告的一種形式，信仰的語言。其中最具力道的一面，就是人與上帝之對話形式。³⁴再來，Westermann 贊同 Von Rad、Zimmerli、Vriezen 等主張，認為出埃及事件乃是以色列信仰之基礎，而 Westermann 更進一步地主張出埃及事件是哀歌之母。³⁵在《出埃及記》的經文中，雖然沒有出現獨立的哀歌形式，然而，在出 3:7-9 提到「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實在看見了，……我下來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現在以色列人的哀聲達到我耳裡，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欺壓他們…。』」從此段經文可以看見哀歌最基本主要因素：

²⁹ 李熾昌、游斌著，《五小卷研讀－希伯來文聖經與社群認同》，207。

³⁰ 郭秀娟著，《認識聖經文學》，（台北：校園，2001），55。

³¹ 李熾昌、游斌著，《五小卷研讀－希伯來文聖經與社群認同》，209。

³² 吳仲徹著，《個人哀歌詩篇中生命的研究》，（台北：永望，1996），21。

³³ 李熾昌、游斌著，《五小卷研讀－希伯來文聖經與社群認同》，210。

³⁴ 吳仲徹著，《個人哀歌詩篇中生命的研究》，21。

³⁵ 此段吳仲徹引用 Westermann 的文章。吳仲徹著，《個人哀歌詩篇中生命的研究》，22。Claus Westermann, "The Role of the Lament in the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28, no. 1 (1974), 20-21.

人向上帝懇求；上帝對人的回應。因此，這可以算為希伯來哀歌的基本模式與最初形式，即上帝是公義的，與困苦人站在一起，為他們申冤。³⁶

舊約聖經中的哀歌形式，Westermann 基本上把哀歌的歷史大致分成三個時期：早期是以簡短形式出現，例如：創 25:22, 27:46; 士 15:18, 21:2，哀歌形式常安置在故事情節裡面。中期演變成一種有韻律之詩體形式，例如：詩篇中之個人與團體哀歌、約伯記、以賽亞書 63-64 章、耶利米書 11-20 章以及耶利米哀歌。後期則發展成為散文體或禱告的形式，例如：以斯拉 9:5-15; 尼希米 9 章。從以上這些三個時期的發展來看，其內涵和精神主要是以出埃及事件為其依歸。³⁷這是因為以色列人親身經歷到上帝是透過歷史的臨在而拯救了以色列人，而上帝此一拯救的作為是因為祂的選民在痛苦中所發出的哀聲所做的回應。

在《耶利米哀歌》中將希伯來文學的哀歌傳統兩種基本形式摻雜在一起，這兩種形式就是：個人哀歌 (individual lament)、團體哀歌 (communal lament)。個人哀歌是個人的人生經驗，是個人在苦難中對上帝的發問，其主詞是「我」(I)；³⁸團體哀歌是對國家和民族的歷史進行反省，並將它放在以色列人與上帝的關係之下進行反省，其主詞為「我們」(We)。個人哀歌與集體哀歌常常結合在一起，它們之間的轉換也常常是突然的、跳躍的、沒有任何過渡的。³⁹《耶利米哀歌》雖有兩種哀歌形式，不過團體哀歌是此卷書的基本形式，⁴⁰因為它代表團體遭受到耶路撒冷被毀的哀傷和民族反省。

³⁶ 李熾昌、游斌著，《五小卷研讀－希伯來文聖經與社群認同》，210。

³⁷ Westermann, "The Role of the Lament in the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23-24. 吳仲徹著，《個人哀歌詩篇中生命的研究》，22。

³⁸ 個人哀歌會問的是「我為什麼會這樣？」，而團體哀歌問的則是「我們為什麼會這樣？」詩篇四十四篇是團體哀歌的代表作。李熾昌、游斌著，《五小卷研讀－希伯來文聖經與社群認同》，213。

³⁹ 從詩篇二十二篇可看到「我」到「我們」是很明顯地跳躍。

⁴⁰ 《耶利米哀歌》雖以團體哀歌為基本形式，不過詩人藉由個人的哀歌的表現來加強對團體性的苦難、團體性的罪惡，以及團體性對希望的理解。李熾昌、游斌著，《五小卷研讀－希伯來文聖經與社群認同》，214。

第二節 《耶利米哀歌》的文學形式

在《耶利米哀歌》這本書中最顯著的特徵是文學性結構。⁴¹它的結構十分精密巧妙，總共有五首詩，而詩體呈現哀歌形式。以下是對此卷書文學形式的分析。

一、離合體詩句 (Acrostic)

希伯來詩人對用字的選擇，有一部份確實是基於音韻的考量，例如「離合體詩句」。根據布靈格 (E.W.Bullinger) 的定義，離合體詩句乃是在每一個詩句的句首或字頭，重複同一字母，或按字母排列的連續字母。重複的字母，甚至也可以出現在句末。⁴²

《耶利米哀歌》這卷書的內容所描述的是相當嚴重失序，也就是經文內容提及許多哀痛的事，但是以結構而言，卻是在舊約裡為最井然有序的作品之一。事實上，《耶利米哀歌》總共五章，除了第三章有六十六節經文之外，其他五章中每一章都是包含了二十二節經文的一首詩。原因是每一首詩都是用某種方式，也就是依照希伯來文二十二個子音的字母順序排列的。⁴³除第五章之外，一～四章都是單純的字母離合詩，⁴⁴第一、二、四章每一個章節按照希伯來字母順序開始；而第三章更明顯地在每三行的第一行有著相同開始的字母。另外一方面，第四章兩行成爲一個章節，第五章不是離合詩體的呈現，但受全書文學形式影響，總共有二十二節，如同希伯來文二十二個字母。⁴⁵

⁴¹ Dianne Bergant, *Lamentations*, Abingdon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Nashville, TN: Abingdon Press, 2003), 14.

⁴² 郭秀娟著，《認識聖經文學》，49。

⁴³ 貝利·魏伯 (Barry G. Webb) 著，《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邵亭怡譯，(台北：友友文化，2006)，89。

⁴⁴ Bergant, *Lamentations*, 14.

⁴⁵ 在希伯來聖經中，還有其他按照字母順序寫成的作品，例如：《詩篇》9; 10; 25; 34; 37; 111; 112; 119; 145，《那鴻書》1:2-8 以及《箴言》31:10-31 等等。Claus Westermann, *Lamentations: Issues and Interpret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4), 99.

為何《耶利米哀歌》使用這種特別的詩體？哀歌離合體有幾種用意，首先是指完整性，全部的字母即包含了一切，可能表明全部的悲傷情懷。⁴⁶西勒斯（Dilbert Hillers）有提到，詩歌中的離合詩也賦予憂傷一種形貌，好讓憂傷本身成為某種解決憂傷的方式。憂傷就其本質而言是沒有固定型態的東西，正如一個落在極度悲傷的人，他的心思特徵是一直繞圈子，無法自拔，甚至一再地回到憂傷的源頭。而離合詩的格式能做的是讓憂傷得以表達出來，同時也為憂傷定下界線。⁴⁷

另外，字母詩強調字母的神聖，在猶太傳統，認為字母也代表數字，都是十分神聖的，就像是強調哀歌中的每句話、每一行，都是向上帝的哀告，上帝也藉此向人彰顯啓示。⁴⁸離合詩還有其目的，就是幫助保留記憶。⁴⁹字母依序為首的離合詩可以幫助記憶與背誦，它的形式就像是串珠一樣，一顆一顆的連接起來。⁵⁰

二、格律（Meter）

在近代研究上，希伯來詩歌有一個出人意外的進展，那就是在《耶利米哀歌》佔大部分都是使用離合詩的形式之外，還加上布德（Budde）首先所描繪出韻律的特性。⁵¹格律在大多數的詩歌體上是一個特色，它是按希伯來文的子音與母音所夠成的音步（unit）來計算。從希伯來詩歌的韻律來看，布德（Budde）在 1882 年所發表的「氣納體」（Quinah meter），是一種常用哀悼的詩體，氣納體較少有平行對稱的特色，每行五個重音，分別前後兩段，前段三個，後段兩個，前後之間有一個表示哭泣吞聲的停頓，頗能造成悲哀

⁴⁶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7。

⁴⁷ 貝利·魏伯著，《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90。

⁴⁸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7。

⁴⁹ Hillers, *Lamentations*, XXVI.

⁵⁰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9。

⁵¹ Logos Research System (Firm),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on Cd-Rom."

不已、泣不成聲的藝術氣氛。⁵²在《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到第四章大部分段落、《耶利米書》9:17-22;《以西結書》19章等都採用這種三加二的音節交錯的韻格，這就是與「氣納體」有關。⁵³

三、開放性結尾

另外《耶利米哀歌》的其中一項文學特徵，就是具有開放式結尾的對話形式。Bakhtin 曾提出一個真理對話的特徵，是未完成的可能性。他提到《耶利米哀歌》的結尾是屬於開放式結尾，這個開放性結尾的特性在這對話的範圍之中沒有給予最終的話語，不過也表明它有著未來的可能性。⁵⁴

在《耶利米哀歌》中，有時隱含地、有時明確地提到雅威，但是，雅威自己的聲音是從頭到尾都缺席的。雖然，在最後一節隨著沈痛的聲音指出雅威沒有回應（5:22），但也使讀者停留在質疑是否耶路撒冷/以色列和雅威之間的關係已經結束。經文以疑問、懷疑的方式結束，沒有提供答案，但是沒有失去盼望，因為這樣的結束也對未來雅威可能回應有所開放。⁵⁵

第三節 對話式文學方法

一、聲音、角色

《耶利米哀歌》中有許多希伯來文音韻變化的特性，而這些特性是因此卷書裡面有多樣性的聲音，也是最有效的文學方法之一，⁵⁶透過這些聲音鋪

⁵² 郭秀娟著，《認識聖經文學》，47。

⁵³ 梁工、郭曉霞等著，《詩歌書·智慧文學解讀》，10。除了3-2節奏的氣納體，也有2-2，2-3或4-3節奏的韻格。郭秀娟著，《認識聖經文學》，49。

⁵⁴ Boase 引用 Bakhtin 的看法。Elizabeth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Library of Hebrew Bible/Old Testament Studies: 437 (New York: T & T Clark, 2006), 208; M. M. Bakhtin and M. M.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 Four Essay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Slavic Series ; No. 1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8), 279-280.

⁵⁵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08.

⁵⁶ Kathleen M. O'Connor, "Lamentations," in *The New Interpreter's Bible: General Articles &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 Reflections for Each Book of the Bible, Including the*

陳了此卷書中不同觀點的表達，以多樣性的聲音也發展了聲音之間的互動而相互影響。⁵⁷有許多的學者探討《耶利米哀歌》中說話的聲音，在對於說話者聲音的研究上，學者們有其爭議的觀點。以下分別提出四位學者對於此卷書所呈現的各種聲音的主張。

首先，Meir Weiss 對《耶利米哀歌》中聲音的看法，他找到六個聲音，他認為有錫安的聲音(1:9c, 11c-15b, 16, 18-22; 2:11-12, 20-22; 3:48-51, 59-66; 4:3-6, 7-10)、敘述者的聲音(1:1-6, 7-9b, 10-11b, 15c, 17; 2:1~10, 13-17; 4:1-2, 11-12; 5:11-14)、人民的聲音(2:18-19; 3:34-38, 42-47; 4:17-20)、耶利米的聲音(3:1-33, 39-41, 52-58; 4:13-16, 21-22)以及兩個合唱的聲音(其一是 5:1-5, 15-18 和另外一個 5:6-10, 18-22)。⁵⁸

再來，Iain W. Provan 認為《耶利米哀歌》不是只有三個聲音：主要的說話者(敘述者)、錫安、錫安的人們；Provan 指出敘述者所出現的地方是遍及了整個一到四章的部份，錫安則是出現於第一章和第二章，錫安的人們出現於第四章第五章。⁵⁹

第三是 Knut Heim，他主張文本所顯示有三個主要的聲音，有敘述者的聲音、耶路撒冷以及團體的聲音，除此以外，他也指出有四種次要的聲音，包括幼兒和嬰兒、過路人、敵人們以及對外國人無理仇視的外來國民。⁶⁰

最後是 Lanahan。他認為《耶利米哀歌》有五個不同的聲音(角色)，這五個聲音包含一個客觀的報告者(1:1-11b, 15a, 17; 2:1-19)、耶路撒冷的聲音(1:9c, 11c-22; 2:20-22)、戰敗士兵的聲音(第三章)、中產階級的聲音

Apocryphal/Deuterocanonical Books: Book VI, ed. Abingdon Press(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4), 1020.

⁵⁷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04.

⁵⁸ Provan 引用 Meir Weiss 的看法。Provan, *Lamentations*, 6-7.

⁵⁹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05. Provan, *Lamentations*, 7.

⁶⁰ Boase 引用 Knut Heim 的看法。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05.

(第四章)、合唱的聲音(第五章)。⁶¹筆者的看法和 Lanahan 相同，由於他是使用其他不同聲音所呈現詩人的內心世界，因此，筆者以下將採用 Lanahan 對不同聲音的呈現來探討《耶利米哀歌》中聲音的對話。

從這四位學者對於《耶利米哀歌》中聲音的不同觀點，很清楚地看見當中有其共同性，最主要的有敘述者、耶路撒冷(錫安)、個人、人民的合唱這幾種聲音，這也表示這些聲音對於《耶利米哀歌》來說，呈現出不同的角色。像這些術語「角色」(persona)、「角色描述」(characterization)，是以詩人為媒介，透過詩人所察覺到的角色來表達他的世界。從詩人察覺到這些角色來看，詩人必須突破單一觀點限制的想像，並且能獲得人們經驗的多樣性洞察力。⁶²這樣多重聲音的呈現，是需要有充分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才能使《耶利米哀歌》中詩歌體的內容更加豐富。因此，詩人使用多樣聲音(角色)，來帶領讀者去瞭解此卷書中角色對話所帶出詩人豐富的內心世界。

二、角色觀點的對話

《耶利米哀歌》這五首詩沒有按著時空順序講述城市毀滅的事情，但是透過角色來帶出這些不同聲音的說話者，而這些說話者給予了簡短且鮮明地描述，說出受到驚嚇以及在 586BCE 被擄事件發生結束後一段時期的圖像。

《耶利米哀歌》雖然是詩體的文學，但是在內容上具有對話的口吻，此卷書的詩人使用不同的角色去表達不同的見解，就像是看戲劇一樣，以對話的方式呈現出來。⁶³在上一節「聲音、角色」中，筆者有提到一些學者對於此卷書聲音的看法，有學者認為有六個聲音、有三個主要的聲音，或者五種聲音，雖然學者們看法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詩人站在不同角色的觀點上來作出多樣性的對話。

⁶¹ William F. 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93, no. 1 (1974), 41-49.

⁶² 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1.

⁶³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0。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1-49.

然而，對於多樣性聲音的研究，很有可能讓人懷疑《耶利米哀歌》暗示有多個作者，也破壞了此卷書的完整性。不過，Lanahan 認為多樣性的聲音還是可以描寫出獨一無二的心靈意識，此卷書只有藉著採用不同角色所組成的措辭來投射其悲傷，才會理解它自己。⁶⁴而這樣的研究最終是要尋找出單一的共同性，才能將多樣性的聲音來發揮出來。

在《耶利米哀歌》中，有一個顯著的角色，就是耶路撒冷，因為耶路撒冷或錫安一詞出現二十五次以上。而耶路撒冷城被比喻為女性的說話角色和發出哀嘆的聲音。耶路撒冷女子（1:9, 11-22; 2:20-22）表露內心的哀傷，因她遭人出賣、被遺棄、被蔑視、沒有政治立場，她只是一個婦人，吐露悲痛。⁶⁵例如：「我因這些事哭泣；我眼淚汪汪；因為那當安慰我、救我性命的，離我甚遠。我的兒女孤苦，因為仇敵得了勝」（哀 1:16）。

第二個角色是在讀到耶路撒冷時所反射性意識到的角色，例如：「猶大因遭遇苦難，又因多服勞苦就遷到外邦。她住在列國中，尋不著安息；追逼她的都在狹窄之地將她追上」（哀 1:3），這是一個客觀敘述者的聲音（1:1-11b, 15a, 17; 2:1-19）。⁶⁶這個角色像是一個觀察者，他看見耶路撒冷已經不像是以前擁有熙擾的群眾，也不再是往昔的繁華景象，他看到的是僻靜且荒廢的一座城，也說明這座城在上帝刑罰的旨意之下（1:5）。⁶⁷在第二章中，耶路撒冷女子與敘述者的聲音不斷地交織在一起。

第三、四章的說話者，和第一、二章區分敘述者和耶路撒冷一樣必須被區分不同的說話者。在第三章，他可能一個被擊敗的士兵，詩人透過士兵來察覺他自己的靈性低落。在第四章的說話者應為中產階級，他看見耶路撒冷城的毀滅導致社會制度的瓦解。對於《耶利米哀歌》的前四章之分析，從作品形式上的呈現可以得到一些支持，因為前四章經常使用深思熟慮後的話

⁶⁴ 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2.

⁶⁵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0。

⁶⁶ 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1.

⁶⁷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1。

語，這在希伯來詩中相當平常，也就是使用離合詩的架構。⁶⁸最後，第五章則是以合唱的聲音來作為其角色的代表，那是結合了耶路撒冷的居民，表達他們群眾的聲音。

第四節 小結

關於《耶利米哀歌》的文學特徵，此卷書是屬於「哀歌」文體，此哀歌文體在舊約的文學形式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哀歌可視為以色列人禱告的形式，並且是人對上帝說話的形式。另外，從《耶利米哀歌》的哀歌傳統中，團體哀歌與個人哀歌基本上是摻雜在一起的。這兩種哀歌形式都呈現出以色列人遭遇耶路撒冷的毀壞所表達的悲痛和反省。而關於《耶利米哀歌》的文學形式，很明顯包含所謂的離合體詩句，因為此卷書第一、二、四章每一個章節按照希伯來字母順序開始，而第三章明顯地在每三行的第一行有相同開始的字母，另外，第五章不是離合詩，但受此卷書的文學形式影響，共有二十二節。另外，此卷書的文學形式也包含了格律，尤其是布德（Budde）所發明的氣納體（Quinah）使得《耶利米哀歌》有悲傷不已的藝術氣氛。再者，開放性結尾也是此卷書特色之一。此卷書最後以疑問的方式作為結束，這樣的作法對於雅威未來的回應有所開放。

本章最後探討《耶利米哀歌》聲音的部分。有學者們對於聲音的不同有許多的觀點，然而，筆者透過 Lanahan 對《耶利米哀歌》中聲音的觀點來呈現聲音的對話。Lanahan 認為不同的聲音代表不同角色，透過詩人察覺到的角色為媒介來表達他的世界。因此，本文由此觀點出發，筆者將在下一章進入文本中，嘗試以聲音來作對話，尋找《耶利米哀歌》的神學意涵。

⁶⁸ 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5.

第四章 《耶利米哀歌》角色的對話

第一節 敘述者、耶路撒冷女子聲音的相互交織（1:1-2:22）

一、敘述者述說耶路撒冷城之情況（1:1-11b）

在《耶利米哀歌》1:1，「何竟」(hk 'yae) 在原文中是整卷書一開始的第一個字，這個感嘆詞經常被用作喪葬輓歌的引言。它被放在詩歌之首，表達了極劇烈的轉變，似乎從早期的佳境到當前的困境，感嘆何等每況愈下。⁶⁹

此卷書第一章一開始是由敘述者的聲音來描述城市的景況（1:1-6），以及探索耶路撒冷城困境的情形（1:7-11）。⁷⁰在經文 1:1 所描述中的二組詩句都呈現出前後的分別，也引用了相對立的主題：「為大的」與「寡婦」、「為王后的」與「為奴的」，這更顯示出耶路撒冷昔日的繁華與當時的荒涼。⁷¹所謂「今日」荒涼的耶路撒冷被敘述者擬人化為一個女子，⁷²在經文中，敘述者描述這位女子：「她夜間痛哭，淚流滿腮；在一切所親愛的中間沒有一個安慰她的。她的朋友都以詭詐待她，成為她的仇敵」（1:2）。敘述者描述出耶路撒冷女子的孤寂與悲痛，她一方面為現實所呈現的慘狀悲痛，另一方面為了她的罪感到懊悔。雅威對猶大所施行的刑罰十分沈重，這小小的國家被放逐，受盡勞役之苦，人民要散居在各國之中，完全沒有安息的機會，追趕她的人又在她困苦之時追上了她。⁷³敘述者不斷可悲地述說耶路撒冷城（女子）的困境，也強調這城再也沒有朝聖者像平常一樣前來守節，她的路徑變

⁶⁹ 「何竟」，這詞哀歌中時常出現。在《耶利米哀歌》中還會出現兩次（二 1；四 1）。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09.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0。

⁷⁰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09.

⁷¹ NRSV 在此把「為奴的」翻譯成「進貢的」。經文 1:1 的對比把過去榮耀和現今的羞辱拿來對比，是古代輓歌（funeral song）的特徵。貝利·魏伯著，《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92。

⁷² 這城在文中有不同的名稱：「城」（1 節）、「錫安城」（6 節，原文是錫安的女子）以及「耶路撒冷」（7~8 節）。肯特（Dr. Dan G Kent）著，《耶利米哀歌》，林楚芬譯，（香港：天道書樓，1996），9。

⁷³ 肯特著，《耶利米哀歌》，10。

得淒涼哀傷，聖殿中沒有敬拜，這城也因此飽受愁苦。而這城已經被遺棄，只剩下孤立的狀況被描述出來。

敘述者敘述城市的荒蕪是按照雅威懲罰的旨意（1:5），⁷⁴由此顯示出這卷書一個重要的神學觀點：「因雅威為她許多的罪過使她受苦」（1:5），⁷⁵在此處，敘述者不只提到城市中的困苦，並且也說明這城市為何會遭遇這樣的事。雅威並不是聽不到、看不到他們的呼求，是因為這些人民一再犯罪，使得雅威使用外邦人來成為祂懲罰的工具。因為人民的犯罪，使得這城變得沒有尊嚴，就連首領都像找不到草的鹿一樣，軟弱地無法保護自己。透過以上的論述，從 1:1-6 的經文中，敘述者是對照耶路撒冷「過去的光榮」和「現今的情況」，描寫她悲慘的所有面向，而輓歌的元素將繼續進入在第二次（1:7-11）敘述者的說話中。⁷⁶

接下來，經文 1:7-11 中，敘述者不是完全使用輓歌的述說方式，因為儘管敘述者喚起輓歌，但在這裡沒有提到死亡，他的對象—「城市」仍然存留的，這也讓這「耶路撒冷的女子」能夠進入到對話當中（1:9c, 11c）。⁷⁷敘述者將這耶路撒冷城在絕望之時，回憶起昔日的榮華（1:7），並繼續提到現今的狀況，包括先前 1:5 所提及的這城市的罪（1:8-9b）。而在這 1:9c 耶路撒冷女子發出感嘆的聲音，這使得文本中從一開始聲音的出現開始展開對話。⁷⁸敘述者敘述耶路撒冷城的毀壞，而耶路撒冷女子隨著他述說的同時，發出感嘆聲，表達了她對於敘述者所說感到哀痛，這樣聲音之間的互動而產生了對話。

⁷⁴ 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2.

⁷⁵ 肯特著，《耶利米哀歌》，11。

⁷⁶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09.

⁷⁷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09.

⁷⁸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09.

二、耶路撒冷女子的哀聲（1:11c-22）

在（1:9c, 1:11c-22）之中，作者以耶路撒冷女子的聲音來說話。儘管耶路撒冷城除了使用比喻的意思以外是不能說話的。但是在經文中，她確實是這個城市的擬人化，在這些章節中她表達出她內心的極度痛苦。⁷⁹不過，她在此沒有表現怨恨的語氣，她很坦白地承認，這場悲劇是因她的過犯而引起的，她背叛雅威，因此，是她迫使雅威施行刑罰而結果令自己受害。⁸⁰

在此段一開始（1:11），耶路撒冷城人民的「抱怨」，反映了經文1:10所提到敵人攻擊耶路撒冷城，也反映出1:8c中擬人化的城市因犯罪而嘆息退後。在此，耶路撒冷女子祈求雅威並且說：「雅威啊，求祢觀看，因為我甚是卑賤（1:11c）」，⁸¹說完之後，她就邀請了旁觀者用「看」與「聽」來參與她的苦難。⁸²敘述者在1:17說：「錫安舉手，無人安慰。雅威論雅各已經出令，使四圍的人作他仇敵；耶路撒冷在他們中間像不潔之物」，在此中斷了耶路撒冷女子的聲音後，⁸³她接著說：「耶和華是公義的！祂這樣待我，是因我違背祂的命令。眾民哪，請聽我的話，看我的痛苦；我的處女和少年人都被擄去」（1:18）。耶路撒冷女子再次邀請旁觀者來「看」與「聽」她的苦難。在此，她承認雅威的公義，也承認她自己的罪。她認清自己如此地受罰是罪有應得的。不過，雅威的公義，在祂對待以色列的作為有顯明出來嗎？或者說：以色列人明知雅威是公義的，卻仍然違背嗎？現在她必須認罪、在受苦中自知錯誤，不能責怪，只有哀嘆。⁸⁴

最後，耶路撒冷女子是以悲嘆的口吻，但她仍是祈求雅威施以憐憫，讓

⁷⁹ 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0.

⁸⁰ 肯特著，《耶利米哀歌》，13。

⁸¹ Dobbs-Allsopp, *Lamentations*, 67.

⁸² 在經文 1:12b-18a 中，《哀歌》的段落組成了城市的苦難。Bergant, *Lamentations*, 44-45. Dobbs 指出哀 1:11c 「雅威啊，求祢觀看（"Lord, O Lord, and see"）」與 1:12 「你們要觀看（"Look and see"希伯來文學 "see and look"）」形成一個對句。Dobbs-Allsopp, *Lamentations*, 67.

⁸³ 敘述者在此形容耶路撒冷像似在經期中的婦女，成為不潔，為律法所重視（利 12:2, 5; 15:19-26）。以此喻為心靈的不潔（賽 30:22, 64:5; 結 7:19-20, 18:6; 拉 9:11）。這是指罪（賽 64:6; 結 16:51, 23:5-21; 彌 3:2-3）。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60。

⁸⁴ 在此沒有像約伯一樣在責問雅威的公義。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60。

她的痛苦暫時得以減少，她也求雅威施以公義，早日刑罰仇敵。雅威曾將外邦人作為審判以色列的工具，但他們乘機施行暴虐，過分惡行，雅威怎麼可能容許他們這樣做呢？耶路撒冷女子在悲嘆當中，祈求雅威的公義儘早伸張：「祢怎樣因我的一切罪過待我，求祢照樣待他們…」(1:22)。⁸⁵

三、敘述者的呼喊 (2:1-19)

《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與第一章相似，有兩個說話者，一個是敘述者 (2:1-19)，一個是耶路撒冷女子 (2:20-22)。敘述者的話語較長，佔有十九節，而後者只有三節，作為結語。⁸⁶在這首詩中敘述者的聲音又包含兩個部分，敘述者描述耶路撒冷城的不幸 (2:1-12)，然後敘述者對耶路撒冷城本身的說話 (2:13-19)。⁸⁷以下將從這兩部分來探討其敘述者的聲音。

首先，敘述者在 2:1-12 中描述耶路撒冷城的不幸，是因為雅威在刑罰以色列行動中，祂像是一個生氣的武士一樣 (2:1-8)。雅威已經毀壞了猶大的堡壘 (2:2)，也已經使敵人戰勝以色列 (2:3)，祂轉動自己的弓與劍，來對抗祂的百姓，並且用怒火來毀壞他們 (2:4-5)，雅威不只是鄙視自己的聖所，祂定意計畫拆除耶路撒冷城牆 (2:7-8)。敘述者強調以色列的貴族成為俘虜、先知沒有異象、百姓沒有希望 (2:9-10)。⁸⁸然而，從 2:9 開始，激烈的行動突然減弱下來。⁸⁹敘述者在第二章一開始所說的話 (2:1-8)，正是回應了在前一首詩 (1:12-20)，耶路撒冷女子所說的關於雅威神性的責任。敘述者現在的聲音也是述說神性的責任之主題。⁹⁰接著在 2:11-12 中，敘述者

⁸⁵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64。

⁸⁶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68。

⁸⁷ Bergant, *Lamentations*, 56.

⁸⁸ 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3.

⁸⁹ 經文 2:9：「錫安的門都陷入地內；主將她的門門毀壞，折斷」，一開始描寫城市的毀壞，不過 2:9b：「她的君王和首領落在沒有律法的列國中；她的先知不得見雅威的異象」，轉而描述城市中的群體。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18.

⁹⁰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17.

對耶路撒冷城描述開始轉為同情，他爲了那些在城內街上挨餓、發昏、甚至喪命的小孩動容，敘述者爲此感到悲傷。⁹¹

敘述者描述耶路撒冷城，一直到看見城裡人民的痛苦，他所發出的是同情的聲音，認同且受同樣的苦難，也因爲敘述者有如此不幸的感受，這樣的感受延續到他與耶路撒冷女子的對話（2:13-19）。在這段經文中，敘述者是第一次向耶路撒冷女子說話，他對她說：「耶路撒冷的民哪，我可用甚麼向你證明呢？我可用甚麼與你相比呢？錫安的民哪，我可拿甚麼和你比較，好安慰你呢？因爲你的裂口大如海，誰能醫治你呢？」（2:13）。在此，敘述者更進一步地承認耶路撒冷女子的痛苦。敘述者承認耶路撒冷女子承受非常大的痛苦，⁹²他說她的裂口大如海，以致於他無法好好表達，也不能說出任何安慰或鼓勵的話，或者作出任何適當的形容。⁹³敘述者在此似乎無法幫助耶路撒冷的人民明白，並且讓他們去克服這些苦難。

敘述者在 2:14-17 中也提到人民不可能爲耶路撒冷女子說出安慰的話。⁹⁴然而，敘述者說：「你的先知爲你見虛假和愚昧的異象，並沒有顯露你的罪孽…」（2:14），敘述者說到耶路撒冷的陷落是因爲她的先知們有負於她，他們的話語掩蓋真相和欺騙。⁹⁵這些先知們說謊，強調耶路撒冷的安全，並予以保證。他們愚昧的異象，沒有揭露耶路撒冷城的罪惡，以致於無法躲過被擄的命運。這些先知只是投人所好並且迎合人的心理，然而，這卻是他們的虛假和愚昧。⁹⁶之後，敘述者描述了那些過路人「他們向耶路撒冷城嗤笑」

⁹¹ 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3. 這樣的情況正是詩篇 102 篇的標題：「困苦人發昏的時候，在雅威面前吐露苦情。」哀歌的詩人有同樣的情懷，感到無限的辛酸和悲苦。兒童因飢荒死亡，尤其使人感到極其痛苦。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79。

⁹²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19.

⁹³ 這個國家所受的創傷像海般深（原文是「大如海」），根本無法醫治。肯特著，《耶利米哀歌》，20。

⁹⁴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19.

⁹⁵ 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3.

⁹⁶ 在此反覆地提到了關於不正確的預言，如在耶利米書 14:13-16, 23:13 以及以西結書 12:24, 13:3-23。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80。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19.

(2:15)，以及幸災樂禍的敵人(2:16)。⁹⁷敘述者在此看著這城，他對她的同情到目前為止，已經超越他經驗耶路撒冷城所經驗到的「心腸擾亂」(2:11; 1:20)。⁹⁸而那些仇敵自誇耶路撒冷城被毀是因為他們的功勞，其實這是雅威在古時候所命定的。⁹⁹敘述者在2:18-19中要耶路撒冷女子向雅威哭喊，但是雅威持續地緘默，期盼唯有從雅威的回應好讓這要發狂的耶路撒冷女子感到安慰。¹⁰⁰

四、耶路撒冷女子抵抗的聲音(2:20-22)

本詩最後的段落在2:20-22，它熟練地描繪在這之前的事情。以第二章來看，它的確形成高潮而結束。耶路撒冷女子在《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後半段(1:12-22)出現，敘述者持續在2:1-8提及她，而敘述者也直接對她說話(2:13-19)。¹⁰¹耶路撒冷女子在本詩最後出現，她一開始就回應敘述者所要求的，她直接對雅威呼求說：「雅威啊，求你觀看！見你向誰這樣行？」(2:20a)。她看清自己處境的悲慘，她哭訴包括先知們以及耶路撒冷城中的人幾乎都被雅威所殺，連嬰孩都不放過(2:20b-22)，但現在她只能求雅威注意到她。¹⁰²

第二節 男子的哀歌(3:1-66)

《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是一個多變化以及複雜的一章，擬人化的耶路撒

⁹⁷ 從哀2:15-16出現那些在1:8嘲笑耶路撒冷城赤裸的過路人。而耶路撒冷城在一開始於1:12中，自言自語地向這些過路人表達她的痛苦。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3.

⁹⁸ 耶路撒冷女子在經文2:11提到：「我眼中流淚，以致失明；我的心腸擾亂，肝膽塗地；都因我眾民遭毀滅，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內街上發昏」，以及經文1:20：「雅威啊，求你觀看，因為我在急難中！我心腸擾亂，我心在我裡面翻轉，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劍使人喪子；在家猶如死亡。」

⁹⁹ 此處可參利26:14-45；申28:15-68；耶51:12；亞1:6。

¹⁰⁰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19.

¹⁰¹ Dobbs-Allsopp, *Lamentations*, 99.

¹⁰²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84。

冷女子已經消失了，只在 3:48 有一個含糊不清的詞語（~ [ㄊB）出現，翻譯為「眾民的女兒」。¹⁰³ 第三章與第一、第二章迥然不同，不僅長度增加三倍（第一、第二章為二十二節，第三章為六十六節），而且內容方面似乎不再憑弔耶路撒冷城的傾覆，其悲嘆的口吻較為個人化。然而，這首詩和前兩首同樣為離合體字母詩，由於篇幅長，每一個字母在首行需重複兩次，這在前面第三章《耶利米哀歌》文學特徵的第二節《耶利米哀歌》文學形式之離合體詩句有提到，而這首離合體字母詩的精細比詩篇 119 篇，有過之而不及，是非常秀麗的一首詩。¹⁰⁴

一、士兵的抱怨（3:1-18）

這一章是由錯綜複雜的文體和聲音所組成的，而首先從第一人稱單數的聲音開始。¹⁰⁵ 在第三首詩一開始的這位人物，他把他的憂傷傾吐出來，這個聲音應該是一個士兵的聲音，他抗議雅威是那位希望引領軍隊戰敗的軍官。¹⁰⁶ 士兵一開始就說：「我是因雅威忿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rb, G<）」（3:1）¹⁰⁷。在原文中 3:1 並沒有出現雅威¹⁰⁸，而「我是…的人」（3:1）也暗示有一段時間只有他一個人在場，他已經完全沈浸在自己的掙扎裡面，並將旁觀者的角色交給讀者。¹⁰⁹

¹⁰³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21.

¹⁰⁴ Hillers, *Lamentations*, 61.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90。

¹⁰⁵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21.

有些學者認為第三章說話的聲音是敘述者、說話者，這些學者有 Bergant、Dobbs-Allsopp、Provan；認為是詩人本身的有 Kent；認為是一名男子的有 Boase、Lanahan。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5.

¹⁰⁷ 「rb, G<」第一人稱單數的人物，在雅威的責任單元下發人聯想的哀歌詩篇，它描繪出在雅威的手裡，他個人如何被對待（3:1-18）。Provan, *Lamentations*, 5. {Boase, 200#5}, 221.

Dobbs-Allsopp, *Lamentations*, 105. Hillers, *Lamentations*, 32. 這個字「rb, G<」不僅出現於 20 節以前，這字也出現在 27 節、35 節和 39 節，指的是那位說話的人。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91。

¹⁰⁸ 在希伯來原文中，At) r"b. [, j b, veḏB. ynIë[\ ha'är" 'rb, G<'h ynIÜa]; (3:1) 並沒有「雅威」，而 3:18 雅威才再度出現在經文中。

¹⁰⁹ 貝利·魏伯著，《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100。

這位士兵在 3:1-18 中表達一種個人的哀傷，在此他好像要把疏離的感覺用象徵的方式表達出來。這士兵不斷地用第三人稱「他…」(he) 的方式表達，正如士兵在 3:2-16 提到：「他引導我，使我行在黑暗裡，不行在光明裡…他…終日再三地反擊我…他折斷我的骨頭…他使我在幽暗之處…他用籬笆圍住我…他使我的路彎曲…他使我遠離正路…他…射入我的肺腑…他用苦楚充滿我…他…慘斷我的牙，用灰塵將我蒙蔽」。言詞如此強烈，並且情感濃厚，由此可見這位士兵似乎感覺到 he 將要被一隻毫不留情野獸給擊殺和追捕，¹¹⁰他的經歷實在讓他感到哀傷。從 3:1-17 中，士兵沒有清楚地說出那個「他」是誰，似乎讓我們把焦點放在士兵自己的身上，因 he 不斷地使用「我」(I) 來說話以及表達他的痛苦。¹¹¹

然而，就在經文 3:18 這位士兵說：「我的力量衰敗；我在雅威那裡毫無指望」，在原文中 hw")hy>me yTiPl.x;Atw> yxiêc.nI db;äa' 'rm;aow"，「雅威」這個名字終於出現了，原來雅威使這位士兵感到痛苦、哀傷。當士兵在最後宣洩完他的情感之後，他終於沈靜下來，開始反省，當他說：「你使我遠離平安·我忘記好處。我就說：『我的力量衰敗、我在雅威那裡、毫無指望』」(3:17-18)，在此，這位士兵曾見過「平安」(~Alv')、「好處」(hb' Aj) 與「華美」(xc;nE)，¹¹²但現在這一切都不見了。對這位士兵來說，雅威一直都是 he 指望的源頭，然而，這卻成爲毀滅他的那一位，並且在雅威那裡毫無指望。

二、士兵對雅威的盼望 (3:19-24)

雅威已經在地上蹂躪這位士兵，以致於 he 只有感受到絕望 (3:16-18)，

¹¹⁰ 貝利·魏伯著，《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101-102。

¹¹¹ Dobbs-Allsopp, *Lamentations*, 110.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25.

¹¹² 「華美」(xc;nE) 又譯：力量，在哀 3:18 和 2:1。貝利·魏伯著，《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102。

儘管他痛苦和感受恥辱，然而，他仍然能夠去盼望最後的釋放（3:21c-39）。

¹¹³從3:19-21開始將進入了一個弔詭的核心地帶，因為希伯來文rkz在這裡是關鍵字。那位士兵說：「雅威阿，求祢記念（rkz）我如茵蔯和苦膽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rkz）這些，就在裡面憂悶。我想起（rkz）這事，心裡就有指望」（3:19-21）。因為就在這士兵說指望要滅了時候，而指望又重新升起。從他所敘述的話語來看，這就像是一個逆轉：一種內在的，而非外在的逆轉，一種心理的，而非物質的逆轉。它的出現好像從一種記念，轉到了另外一種記念，因為3:19-20節中的兩個「記念」（rkz）（remembering）是不由自主的，它是周遭環境決定的，也就是士兵他所面臨到的苦難。¹¹⁴但是接下去，3:21的「想起」（rkz）（calling to mind）卻是刻意的，它是一種受苦的人所作的選擇，因這樣的選擇，盼望得以重生。¹¹⁵彷彿此刻，士兵想起「這事」，他的指望就油然而生，這無疑是士兵在3:20曾說：「我心想念這事，就在裡面憂悶」有關，他祈求雅威紀念，而雅威不會放棄他。¹¹⁶

因士兵想起雅威的慈愛，心中就有指望（3:21）。這個指望連接到3:22-23的「認信」（confession）。¹¹⁷士兵說：「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雅威諸般的慈愛；是因祂的憐憫不至斷絕。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誠實極其廣大！（3:22-23）」，他們能夠存活，完全是因雅威的慈愛，他們未被徹底消滅，完全是因雅威的憐憫無窮無盡，每早晨都是新的，又是他們可以依賴的，因為祂的信實偉大無比。正當這位士兵痛苦至極的時候，他曉悟到雅威就是唯

¹¹³ 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5.

¹¹⁴ 經文「我心想念（rkz）這些，就在裡面憂悶」（3:20），正好回覆了經文「你使我遠離平安，我忘記（vpn）好處。」（3:17），在3:17的「我忘記」（vpn），希伯來文是「靈魂」的意思，在3:17的靈魂是平安的失去，這是一般近代的翻譯，顯然它跟隨著敘利亞以及拉丁文武加大聖經（Vulgate）譯本的翻譯。在閱讀這個動詞的片語是第三人稱陰性被動：顯出了「我的靈魂在平安中被除去了」。在馬索拉經文裡，一樣是第三人稱陰性動詞，或是第二人稱陽性動詞。Provan, *Lamentations*, 89.

¹¹⁵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03。貝利·魏伯著，《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102。

¹¹⁶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05。

¹¹⁷ 貝利·魏伯著，《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103。

一旦真正的產業 (q̄lx)，¹¹⁸他除了等候祂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更好的作法 (3:24-25)。

雖然這位士兵在面臨苦難時，他的心情是如此地悲痛，當他已感受到絕望的時候，他祈求雅威紀念他所遭遇苦難的事，這些事使他忘記好處，甚至使他的靈魂在平安中被失去了。然而，這位士兵選擇再次反省，當他在反省中，因他想起雅威的慈愛，他的信心又滋生了，指望也油然而生。他確信雅威的慈愛以及祂的憐憫是無窮無盡的，他重新相信這樣的關係是持續且不斷地保證，以致於他不會被消滅。

這位士兵所說的「這事」指的是論到雅威慈愛的屬性，正是叫這人想起的真理，而當他想起時就發現這真理依舊十分真切。這真理不單單是重述古老的信條 (creed)，而是藉著這士兵獨具一格的說話而抓住了其中的精髓，更賦予了這真理新的生命。他不僅想起了真理，也讓他重新在他所面對的苦難中再次思想、再次運用。雅威的真理也就是祂的信實和憐憫恆久地表現出來，不僅恆久，並起一致。雅威始終沒有放棄，祂是守約且慈愛的雅威，聖約是祂所發動的，他必須堅持與牢守，縱使人失信，雅威卻是信實的。¹¹⁹這位士兵所思想且所作的一切不僅是為自己，很重要的是「他」自己與其他受苦的人要得以恢復。¹²⁰

三、士兵宣稱雅威是主 (3:25-39)

在 3:25-30 中，這位士兵提到雅威對於那些等候祂且尋求他的靈魂 (v̄pn) 的人是好的，他勸告等候雅威都要有耐心，且必須採取謙卑的態

¹¹⁸ 雅威對亞倫說：「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內不可有產業，在他們中間也不可有分。我就是你的分，是你的產業」(民 18:20)。肯特著，《耶利米哀歌》，27。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26。

¹¹⁹ 以色列歷史經驗是如此，那麼個人的經驗也是如此，這就是聖經中歷史性的信仰，也是《耶利米哀歌》明顯的主題。

¹²⁰ 貝利·魏伯著，《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105。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06。

度。¹²¹如士兵所說：「凡等候雅威…仰望雅威，靜默等候祂的救恩…，人在幼年負軛，這原是好的」(3:25-27)。他認為等候雅威、仰望雅威的人，心裡要靜默等候祂的救恩，而且不可向雅威發怨言。甚至在幼年時負軛，這事一種苦難的象徵，當苦難來到時，有受屈的感覺，以致容易怨天尤人，敬虔者不可以如此。¹²²接著，他繼續提到人在受苦時，態度是如何？當苦難的軛加在身上重壓的時候，他會有什麼反應？¹²³然而，他表示這個軛是雅威加在他的身上，他會順服地去承擔，必將臉埋在塵埃，以口貼土，不可有任何聲張。當有人願意將臉轉過來任別人打時，這是表明完全的降服。

(3:28-30)。¹²⁴

接下來這位士兵在3:31-33所說的是回轉到在雅威裡信心的表現，因為他說：「雅威必不永遠丟棄人」(3:31)，他認為雅威雖使人憂愁，還要會照祂諸般地慈愛發憐憫，並且祂不願意使人受苦、憂愁。(3:32-33)。這個觀點與雅威憤怒的作為成強烈對比，它對比士兵抱怨被苦難圍困(3:1-18)、耶路撒冷女子哀嘆遭到敵人的攻擊(1:12-20)，以及敘述者敘述雅威憤怒的可怕(2:1-8)。¹²⁵

¹²¹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27.

¹²² 「凡等候雅威，心裡尋求祂的，雅威必施恩 (bA j) 給他。人仰望雅威，靜默等候祂的救恩，這原是好的 (bA j)。人在幼年負軛，這原是好的 (bA j)」(3:25-27)。在這段希伯來的經文中，每節起首的字都是「好」(bA j) 字，其一，是「施恩」的意思，對等候雅威「心裡尋求祂的」；其二，真心尋求雅威，必真正仰望，並且表明真實的信心。信心中沒有焦慮和煩躁，只有安靜與靜默。因此，第二次的「好」是耐心等候雅威的救助，也以信心培養自己的耐心，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其三，此處的「好」，是願意接受艱難和困苦，人不僅在幼年時負軛，而且從幼年起逐漸進步。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07-108。這裡也如同經文所讀到，從深思和回憶他所擁有的苦難去思考和反映這苦難，這苦難的反映與以色列的智慧傳統有關。Dobbs-Allsopp, *Lamentations*, 120.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27.

¹²³ 「加重壓在他的身上」，此處的「加」(l j ; n") 在此是罕見的動詞，在舊約中甚少見，而其他地方在舊約中的意思是「舉起承受的壓力」(to lift, bear)，但是有關名詞在箴言 27:3 的意思是「重」。這字與敘利亞文用字 (ntal) 相近，也作「重」。這是「重負」，是雅威加在他的身上不能拖卸，必須順服，忍耐承受。Hillers, *Lamentations*, 57.

¹²⁴ 「約伯的痛苦，是無奈地忍受人們打他的臉受羞辱」(約 16:10)；賽 50:6；彌 5:1；太 5:39。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09-110。

¹²⁵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27.

這位士兵在3:34-39提到雅威是至高者（3:35, 38），¹²⁶凡人（三27、35、39）是比不上的。他認為雅威不會容許邪惡得到最後勝利，雅威是至高的審判者，任何人都必須尊重雅威的權威，才不致屈枉。所以，雅威絕對反對任何剝奪人類權力的行爲，一切不公不義的事，這都違背雅威的旨意。所以，災禍與幸福都是雅威所定的（3:37-38）。因此，從3:36-38這樣智慧的語言，顯明出雅威的全知和全能，¹²⁷這就如一個智慧人所說出的話一樣。¹²⁸在此，這位士兵將人所犯的過錯轉成第三人稱複數，藉以顯示人類自己犯錯所遇到的苦難是普遍的情況。¹²⁹既然如此，他說：「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罰，為何發怨言呢？」（3:39），¹³⁰唯有在哀傷痛苦中包括承認自己的罪，然後雅威的愛、雅威的憐憫和信實，會醫治一切的傷痕，並且完全得到恢復。沒有認罪的哀傷，不過是抱怨。有了這層的認識，這位士兵才算走為他的路程，他可以預備好對那些因罪而受苦的人們說話，並且帶他們和自己一起走上同一條路。

四、士兵－團體的發言人（3:40-47）

這位士兵曾經以第一人稱單數說話，然而，在3:40-47中，他變成了前面所說的因罪而受苦的團體之發言人，以第一人稱複數（we）來說話。有的時候他對團體本身說話，有的時候他直接對著雅威說話。儘管有這些不同的說話對象，但這個單元在主題上連結了在這之前所提到的部分，並且也包含之前的個人性哀歌（3:1-20）。這一段表露出團體哀歌的不同特性，那就

¹²⁶ 「至高者」在《耶利米哀歌》中只在第三章出現兩次而已。

¹²⁷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27.

¹²⁸ 在那裡（39節）這人會跨過反省的門檻，走向直接給人勸勉。貝利·魏伯著，《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107。

¹²⁹ Dobbs-Allsopp 認為這部分因受到智慧文學的影響，更反映出人類在普遍的行為上面。因此，說話的聲音在此變得更廣泛，更包括一切的說話者。Dobbs-Allsopp, *Lamentations*, 122.

¹³⁰ 這是因為自己的罪受罰，是雅威罰惡的公義，是沒有怨言的。詩篇在38:3提到「因我的罪過，我的骨頭也不安寧」，因罪受罰是必然的。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14。

是控告雅威的罪名，抱怨那些敵人，而且是一首充滿哀歌特性的詩歌。¹³¹

這位士兵在默想的當中似乎轉向自我的省察，在受苦的情況中反省，因此深切感受悔改的重要。他說：「我們當深深考察自己的行爲，在歸向雅威。我們當誠心向天上的雅威舉手禱告」（3:40-41）。¹³²在禱告的時候，他深切地表明「我們犯罪背逆」（3:42）。雖然他們認罪，不過雅威並沒有赦免他們，相反地，雅威極憤怒地追趕他們，無情地加以殺戮，祂把他們的力量變成渣滓廢物（3:43-45）。因著雅威的懲罰，仇敵可以大大地向他們張口，表明他們肆意地譏笑羞辱且幸災樂禍，如同 2:15,16 描述過路人與仇敵他們都對耶路撒冷女子嗤笑一樣，這讓雅威的百姓感受到最爲難堪且難以忍受。因耶路撒冷城的毀滅，他們剩下的只有恐懼、陷坑、殘害與毀滅（3:47），¹³³這位士兵爲了城裡的人民遭滅絕而眼淚如同河一般地流。

這位士兵在 3:42-47 又提到雅威公義的屬性，這使人回想到到前面的士兵的抱怨（3:1-18）、耶路撒冷女子受到敵人的攻擊產生哀聲（2:12-20），以及敘述者的吶喊（2:1-8）。在此，這位士兵藉著團體發出痛苦的聲音，更詳細地闡述雅威不赦免他們（3:42b）。接著，他繼續描繪出雅威在生氣裡的狂熱發昏，祂追趕並且殺戮他們（3:43-44）。這位士兵描述雅威捨棄他們（3:45），並且祂轉向敵人的行動，並描述敵人攻擊他們的痛苦，以及他們存在於驚恐、蹂躪和毀滅之中（3:46-47）。這位士兵描述雅威轉向敵人的行動，藉此讓文本產生更大的張力。¹³⁴

¹³¹ Bergant, *Lamentations*, 98.

¹³² 舉手禱告，在詩篇中屢次提到（詩 28:2, 63:4）。心讓手替他舉起。這是七十士譯本與敘利亞譯本的用意，人真正將心靈內裡的感受，在舉手禱告的方式，呈現給雅威。Provan, *Lamentations*, 100. 這一節應該翻譯成：「讓我們舉起我們的心，向著手掌，向著天上的雅威」。由於手掌不是雅威，不可將手掌與雅威兩者並列，以致有人建議將「向著手掌」，改爲「放在手掌上」，意思是將心放在手掌上而舉手禱告。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16-117。

¹³³ 這是捕捉鳥獸的方法，現在以色列人就陷在困境中，無法脫逃。「恐懼與陷坑」是一組，爲同義的對句，而「殘害與毀滅」爲另一套同義的對句，這都是描述耶路撒冷被毀的慘狀。「恐懼」在不同版本有不同的譯詞。七十士譯本作「怒氣」或「驚奇」，敘利亞譯本與亞蘭文譯本作「戰兢」。「殘害」改作「舉起」，是照著七十士譯本和敘利亞譯本，這是否指敵人舉起武器，或指他們的狂傲，妄自尊大？似乎沒有清楚的解釋。Provan, *Lamentations*, 102.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19。

¹³⁴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五、士兵的悲痛、懇求和報復（3:48-66）

最後，這個士兵再度以單數「我」出現，¹³⁵他說：「因我眾民遭的毀滅，我就眼淚下流如河」（3:48）。這士兵因為看見這些人民的苦難，¹³⁶以至他眼淚有如江河一般地流（3:46-48, 51）。這樣的悲痛是無法忍受的，以致於眼睛忍不住流下眼淚，而且愈流愈多，無法再抑制，終於像是和河水一般淚流不止，甚至匯成洪流。¹³⁷從這位士兵所述說來看，這的確是有點誇張，但是他如此的用法代表著內心極度的悲痛。

另一方面，這士兵也是為了懺悔而落淚，他會不斷地哭泣，直到雅威從天上垂顧觀看的那一天來臨（3:49-50）。他呼求雅威的名，他說：「無故與我為仇的追逼我…他們使我的命在牢獄中斷絕…眾水流過我頭」

（3:52-54），仇敵有如獵人捕捉獵鳥一樣追捕他，使他掉進坑裡，他以為他必死無疑了。但又因為如此，他就像是進入了一個悲慘的世界裡面，同樣地，淹到水裡（water）也是如此。¹³⁸他在3:52-54痛苦的描述，正引出了「我們的仇敵、都向我們大大張口」（3:46）的團體聲音。然而，這位士兵描述出敵人的對待，連結到3:1-18，因此可以清楚地知道這是人類的敵人，並不是雅威對抗這位士兵的行動。不過，在此的焦點仍應放在個人性的苦難，暗示前面士兵所描述的，他個人性的苦難已經使他回轉向雅威（3:1-39）。¹³⁹

接下來，這位男子在坑裡呼叫「雅威啊，我從深牢中求告祢的名」（3:55），在這裡象徵著被擄者不僅是他個人，也是許多人，他們到外地，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29.

¹³⁵ Dobbs-Allsopp, *Lamentations*, 125.

¹³⁶ 他在經文 3:48, 51 所提到的眾民，希伯來文是指眾民的女兒（~ [7B ; ），也就是婦女們所遭的災禍。在 51 節再次提到「女兒」，以指所有的同胞，而不是專指婦女，「女兒」在先知書中，多指「居民」，可見「眾民」是指一般性的。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20。

¹³⁷ 從 3:48-51，他所呈現的代名詞由多數轉到單數，應該屬於個人哀歌，但個人仍然代表群體，他將自己完全介入於眾人之中，與他們完全認同。他究竟不能站在局外，站在超越的立場，因為他實際上是在其中，是其中一個。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21。

¹³⁸ Dobbs-Allsopp, *Lamentations*, 126.

¹³⁹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30.

如同囚犯，未必失去自由，但是卻深深感到陷在苦難當中，無法擺脫。¹⁴⁰當他呼叫雅威的名字時，看見他對著雅威說：「你曾聽見我的聲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聽」（3:56）。他在此所求的是雅威能夠救贖他的性命而不至斷絕。這樣的呼求想必是深刻且急迫的。然而，在求告的日子，雅威臨近他，讓他知道愛中沒有懼怕（3:57）。¹⁴¹就在他懇求雅威的公義且為他伸冤，雅威因而接受，並且施行救贖（3:58）。接著他在 3:60-63 對雅威述說他被敵人們仇恨、攻擊、辱罵的經歷，並且強調雅威必定已經看見。¹⁴²而在最後，這位士兵要雅威照著這些仇敵所作的，向他們施行報應，求雅威降咒詛在仇敵的頭上，並且發列怒追趕且除滅他們（3:64-66）。¹⁴³

第三節 社會的瓦解（4:1-22）

《耶利米哀歌》的第四章也是離合詩，和前第一章、二章和第三章按照字母，依序排列的形式相同，然而，不同的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每節三行，但第四章每節兩行。第三章每三行之首均以每節同一個字母，而第四章與第一、二章相同，只在每節之首行以字母開始，不如第三章那麼整齊。¹⁴⁴第四章與第二章一樣，第十六與第十七個希伯來文字母調換了次序，而肯特指出到現在為止，仍未有人可以完滿地解釋這個問題。¹⁴⁵

¹⁴⁰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23。

¹⁴¹ 在詩篇 69:18（馬索拉經文 69:19）：「求你親近我，救贖我！求你因我的仇敵把我贖回！」以及詩 69:1-3「雅威阿，求你救我！...」。在此都有同樣的詮釋。然而，以色列人在苦難中，有十分懼怕的心理，因敵人兇暴，任何殘忍的事都作得出來，無法防禦和抗拒，隨時受虐待，甚至有被殺害的危險。因此，在苦難中只有求告雅威，受苦的日子就是求告的時候，刻不容緩，也就在他們求告後，雅威臨近他們，有雅威的同在，就不怕遭害，只有平安。Provan, *Lamentations*, 107.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25。

¹⁴² 在 3:55-63 的特徵如同向雅威祈求，因著希伯來文動詞形式所顯著的特徵，稱為“perfect”，用散文的敘述體來表達事件的過去時態。不過這動詞形式本身是非常有彈性，可以因上下文的不同呈現不同的音調。有時，它會表現希望或懇求（1:21c; 4:22b），有時是命令，如「你不要掩住（3:56）、不要懼怕（3:57）、伸冤（3:59）、求你觀看（3:63）」。Dobbs-Allsopp, *Lamentations*, 126.

¹⁴³ 這幾節經文是舊約典型的咒詛，而咒阻敵視是舊約經文所強調的。肯特著，《耶利米哀歌》，29。

¹⁴⁴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34。

¹⁴⁵ 肯特著，《耶利米哀歌》，31。

Elizabeth Boase 認為《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內容繼續與第一章～三章互動，兩個聲音被聽見，其一為敘述者，他再次敘述耶路撒冷的苦難（4:1-10），並且聚焦於雅威神性的作為（4:11-12）、祭司們和先知們的罪（4:13-16），以及將來仇敵的毀滅（4:21-22）；其二是耶路撒冷所有人民共同的聲音（4:17-20）。¹⁴⁶在此與 Boase 以上的分段有相同主張的有 Provan、Bergant、唐佑之等。而 Boase 認為以上經文的分段顯然透過城市的擬人化與涉及罪的主題相關，使得其中的關係繼續緊密連結。從整體來看，第四章的中心思想和主題比《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更加貼近第一、二章，而在 4:22 出現了瞬間的盼望，以此形式連結了《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¹⁴⁷然而，Lanahan 認為第四章是「中產階級」的聲音，這位敘述者的聲音是客觀地、描述性、分析性；他喚起同情，正如一面鏡子一樣，是回應性而不是陳述性。¹⁴⁸在此，本文將採用 Lanahan 的看法，第四章的主要聲音為「中產階級」的聲音。中產階級代表著在耶路撒冷居民的一部份的聲音，角色的不同，代表著觀看事情的角度也不同，而他所代表的是一群已經習慣社會制度的人，由此角度觀看耶路撒冷城毀壞的情況。

一、中產階級的苦難（4:1-16）

在此，中產階級對於陷落的耶路撒冷城經濟和社會之劇變感到十分驚訝。他用黃金和寶石變成受到輕蔑來直接比喻其中的對比，他不只是對被粗暴對待的耶路撒冷居民的感嘆，他述說了從前受到高度重視，而現在情況是被丟棄破碎的瓦瓶（4:1-2），同時也陳述關於在這城市之中被降低標準的生活。他使用了兩種動物來比喻，一個是備受輕視的野狗「有母性」，另一個是曠野兇殘的母獸「鴛鳥—不常照顧幼兒」。¹⁴⁹他認為在這徹底毀壞的社會

¹⁴⁶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32.

¹⁴⁷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32.

¹⁴⁸ 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7.

¹⁴⁹ 可參伯 39:13-17。肯特著，《耶利米哀歌》，32。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37。

中，黃金的价值是因不能再買任何的東西而遭到輕視。而當沒有東西可以買時，挨餓的孩子比豺狼所生的幼子還更糟，有錢人也逃不過厄運，他們也要挨餓，現今只能躺在垃圾堆，用糞堆比喻表示他們的卑賤無助，這是社會安定時絕對不會發生的。(4:3-5)。¹⁵⁰雖然所多瑪是在全無存活的希望之下，便突然在瞬息之間被殲滅，但是耶路撒冷的覆亡卻比這個罪大惡極的城市所遭遇的更加可怕，而猶大這個細小國家的貴族從前都衣食豐富，健康俊美，在眾人之中光芒四射像雪、像奶、像紅寶石、藍寶石一般；然而，他們現在卻形容憔悴，沒吃也沒喝，有如皮包骨，他們比煤炭還黑，沒有人可以認出來，他們的皮膚皺縮有如枯樹枝的皮一樣(4:6-8)。¹⁵¹

中產階級形容他們「生不如死」¹⁵²，陳述他們死於飢餓倒不及死於刀下，快快死去總比餓著慢慢衰亡好(4:9)。並且使用相當令人不安的話語，忠實地反映出耶路撒冷被圍困時慘酷的情形，「慈心的婦人……親手煮自己的兒女做為食物」。在此提到婦人之心，是可讚揚的，不過，母親卻在災難、飢荒的情況下，可以自私到失去母性與人性，親手煮自己的兒女，簡直無法置信(4:9-10)。¹⁵³

中產階級形容雅威的發怒，祂毀壞耶路撒冷城對於這世界來說是驚訝的，因為雅威大發雷霆，毫不保留地宣洩祂的激怒。祂燃起了審判的火，燒毀城的根基，而雅威進行毀滅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人們過於自負，沒有人相信耶路撒冷會被侵佔(4:11-12)。另外，中產階級認為猶大國傾覆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宗教領袖的罪行，也就是先知和祭司的墮落(4:13)。這些先知和祭司有如瞎子一樣在街上亂走，滿身都是無辜人的血，他們變得不潔淨，有如癡瘋病患者。¹⁵⁴他們只好逃避眾人，無休止地在列國的人當中飄泊，

¹⁵⁰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38。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7.

¹⁵¹ 肯特著，《耶利米哀歌》，32。

¹⁵² 在舊約中，鮮有論及生不如死的經文，在4:9是其中的一節。

¹⁵³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40。肯特著，《耶利米哀歌》，32。

¹⁵⁴ 肯特著，《耶利米哀歌》，33。

然而，沒有人會收留他們，不讓他們寄居。¹⁵⁵但是中產階級也將猶大的悲劇歸因於雅威，因為雅威自己¹⁵⁶驅散這些犯罪的領袖，「收回」對這些一度被認定為屬祂的人的看顧。因此，社會及宗教生活都逐漸崩潰，而長老和祭司再得不到昔日別人對他們的尊重（4:13-16）。¹⁵⁷

這位中產階級描述這個國家、人民和文化全然的毀壞，但他的注意力在社會王權，並對於他過去生活世界之階級制度的支離破碎，而感到驚訝與著迷。在他的舊世界裡，貴族是高高在上而窮人是低低在下位。現在貴族失去名望，那些在財富上建立他們的身份的人，從他們地位的墮落之中，使得曾經給予他們極大尊敬的社會結構是明顯得破壞。那些貴族已經不再有黃金和珠寶，以及恢復那些他們過去榮耀的服裝和打扮。¹⁵⁸

諷刺地，中產階級提到主要引起雅威怒氣的是那些領導者的失敗，自從領導者拒絕實現他們的職責，他們已經剝奪那領導者的形式。那些曾經被認為成就和莊嚴的事情完全地被貶值，這就是雅威對耶路撒冷的審判，也就是那些無意義的貴族階層已經成為明顯毀壞的原因和象徵。這位中產階級是以一般居民說話，他既是驚訝，又滿意某些轉變，這些轉變是他們的領導者變為赤貧，以及這社會如此地徹底翻轉以致於首先的變成末後，地位崇高的的確成為卑微。¹⁵⁹

二、中產階級的希望破滅、嘲笑的詩歌（4:17-22）

中產階級從 4:17 節開始，由第三人稱轉至第一人稱複數的聲音「我們」來描述。他的說話並非站在客觀的立場，而是認同民眾的，他也是在受苦者的一群眾當中。他描述了他們這些受苦者盼望別人來幫忙，最後盼到是個不

¹⁵⁵ Provan, *Lamentations*, 119.

¹⁵⁶ 希伯來文是「耶和華的臉 hwhy hn<P'」。

¹⁵⁷ 肯特著，《耶利米哀歌》，33。

¹⁵⁸ 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7.

¹⁵⁹ 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7-48.

能救人的國。中產階級描述對於仇敵的追趕的危險情況，無論是停留在受圍困的城市之時（4:17-18），或試著逃離到諸山、曠野的時候，敵人的追趕真是讓他們防不勝防（4:19-20）。¹⁶⁰另一方面，這位中產階級也是一個已經接受他的世界價值之社會結構的人，他的感覺似乎不像前面幾章的三個聲音—敘述者、耶路撒冷女子、士兵—那麼強烈。從他的角度來看，他的感覺反而是對於曾經是他的生活中所熟悉的社會階級之瓦解感到沮喪。¹⁶¹

在此，中產階級因著仇敵的行爲，使得他心中是懷有恨意，且充滿失望。他咒詛以東和烏斯（4:21-22），表面上要他們只管歡喜快樂，然而，以東怎麼可能仍舊歡喜快樂，因為雅威的忿怒的杯必快臨到他們。這聲音差不多是「現在且享受，以後可有你瞧的了！」¹⁶²，這暗示了道德混亂的任性放縱是每一個社會將受到有形毀壞的原因。如此一來，他不是因為有洞察力也因為不是順服，而僅僅是懷恨在心的發怒。因此，中產階級觀察這樣的混亂和經驗這樣的困惑之後，他所反應的卻是希望這個罪惡進一步擴展，他認為他的敵人遲早會被毀壞。¹⁶³

第四節 合唱的聲音（5:1-22）

《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聲音是合唱的聲音。他們是由耶路撒冷百姓所組成的群體，這合唱不僅僅是敘述者、耶路撒冷女子、士兵、和中產階級一起說話但這合唱作為一個群體的角色，且在一個禱告的行動中納入每一個個別的角色，而這樣禱告的行動是超越這些觀點，這些觀點是詩人透過前四章所察覺和表達的。¹⁶⁴

另一方面，第五章的從頭到尾都提供了「氣納體」（Qinah meter）的結構

¹⁶⁰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46。

¹⁶¹ 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8.

¹⁶² 肯特著，《耶利米哀歌》，34。

¹⁶³ 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8.

¹⁶⁴ Lanahan,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48.

(3+2)在第五章全部。¹⁶⁵這是一首非常短的詩。然而這一章沒有使用離合體，不過受到這種型式的影響，此篇有二十二節，每節有兩句，每兩句有相似的韻律和內容。¹⁶⁶本章多以第一人稱「我們」發言，是以個人代表眾人，與會眾完全認同，發出祈禱的心聲，並且一氣呵成。

從整章的文體來看，第 1 節是十分典型的團體哀歌型式，本章其主幹部分，是先知文學中極為顯著的論述，延至 5:18 成爲高峰。5:19 起以讚美詩的方式引入祈禱，有悔改的意向。最後結語是哀歌，但哀歌中沒有失望，卻呈現非常嚴肅的口吻。¹⁶⁷嚴格說來，這整章哀歌是向雅威的禱告。

一、雅威，求祢紀念（5:1-18）

合唱的聲音從禱告開始「耶和華啊，求祢紀念…觀看…」。¹⁶⁸在 5:2-18 中，合唱的聲音描寫痛苦的主題。這聲音提到：「我們的產業歸與外邦人；我們的房屋歸與外路人。」本來屬於雅威的人被趕離自己的房地，猶如孤兒一樣（5:2-3）。如今他們恰似無家可歸的人，征服他們的迦勒底人苛刻地束縛他們的生活，他們必須付錢，才可以喝自己土地的水和得到用以生火和修補的木塊（5:3-4）。然而，追趕他們的人無止盡追捕，使得他們被追趕到無法歇息（5:5）。

合唱的聲音在 5:7 提供以色列人被趕逐的神學解釋，以色列人民哭訴：「我們列祖犯罪。」，因為他們最大惡極，以致於他們受審判時就已經被剷除淨盡，結果由「我們擔當他們的罪孽」。任何人作奴僕都必定是一件可哀的事，然而，作奴僕的奴僕（5:8）肯定是更可悲、更可恥，因為受奴僕所支配的人，絕不會有重獲自由的希望。¹⁶⁹合唱的聲音陳述他們必須願意冒著

¹⁶⁵ Bergant, *Lamentations*, 125.

¹⁶⁶ 肯特著，《耶利米哀歌》，37。

¹⁶⁷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53。

¹⁶⁸ 這些詞句在舊約的禱告（出 32:13；詩 25:6, 74:2）以及《耶利米哀歌》（1:9, 11, 20）都是常見的。肯特著，《耶利米哀歌》，37。

¹⁶⁹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57。

生命的危險才能得到糧食充飢，由於飢餓和恐懼，又忍著炎熱而成爲乾瘦病患的人，他們的皮膚因病患而成灰黑色的樣子真是令人驚嘆（5:9-10）。

合唱的聲音轉向陳述那些戰時無辜受苦的人，婦人因著敵人肆意強暴受侮辱，以及一向爲人尊敬的領袖飽受凌辱。他們不單在生前被擄時如此，甚至死後也許也一樣受辱，這對以色列人而言這是最大的侮辱之一（5:11-12）。¹⁷⁰接下來，合唱的聲音繼續描述從老年人到少年人，歡樂變成悲哀，尊榮變成羞辱，他們的冠冕失落，以色列的尊榮不再存在（5:13-15）。歸根結底，這合唱的聲音認爲以色列連續犯罪，自列祖至這個世代，都得罪了雅威，所以都只有咒詛，沒有祝福，他們落在極大的禍患之中。¹⁷¹這聲音提及了君主體制的喪失以及耶路撒冷城本身的悲哀（5:16-18），就其本身而言，這合唱的聲音與耶路撒冷女子哀嘆的聲音（1:12-20; 2:20-22）比起敘述者（1:1-6, 7-11; 2:1-8）所描述的還要接近。然而，第五章的內容與第一、二和四章對照來看，5:1-18 沒有出現雅威神性的責任之主題，卻增強苦難中心的主題，但也強調了生活歡樂的減少。¹⁷²

二、雅威，祢統治到萬代（5:19）

這個合唱的聲音從抱怨的表達（5:2-18）到雅威主權的責任（5:19），¹⁷³我們可以看見這聲音所呈現雖然滄涼沈鬱，不過在結束時的語氣還是滿懷希望的。合唱的聲音在 5:19 有一個信心的宣告，它是一個轉捩點¹⁷⁴，在其格式上與第三章的士兵互相呼應，不過，它們在內容上有很顯著的不同。第三章士兵的確信，是出於雅威的大慈愛、祂的憐憫，和祂的信實（3:22-23）。

¹⁷⁰ 肯特著，《耶利米哀歌》，39。

¹⁷¹ 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60。

¹⁷² Boase,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236-237.

¹⁷³ Bergant, *Lamentations*, 131.

¹⁷⁴ NRSV 句首有「But you, O lord……」（然而，你耶和華……）。「然而」也以說是整個的轉變，雖然看現實看環境，使人頹喪憂苦，但仰望雅威，有新的氣象。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62。

而第五章則是談到雅威永遠長存的主權，就是祂的寶座（aSeKi）。¹⁷⁵

三、祈求雅威的恢復（5:20-22）

合唱的聲音表達 5:19 對雅威主權的確信，主要是帶入最後的呼求，這呼求不但結束了此章，同時也結束了整首《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的結束是感傷且帶著質疑。這與第三章頗具膽識（咒詛、報復）的結尾，相距甚遠。這一章並沒有提到仇敵遭報；而整個呼求聲音的焦點都放在雅威要如何回應這些哀哭的人身上。¹⁷⁶

這個合唱的角色說話的語氣又開始變得較激動，他們說「祢為何永遠忘記我們？為何許久離棄我們？」（5:20）。從原本那樣確信又充滿盼望、信心的表現（5:19），現在即刻變成懷疑且不能明白地質問雅威。¹⁷⁷合唱的聲音此時向雅威提出禱告的重點是「雅威，求祢使我們向祢回轉」，當他們歸向雅威，雅威就轉向他們。這一節（5:21）是美好且有希望的，他們求雅威的恢復，是這合唱聲音的盼望，在此，這盼望呼應了前面所說「我想起這事，心裡就有指望」（3:21），以及「凡等候雅威，心裡尋求祂的，耶和華必施恩給他。人仰望耶和華，靜默等候祂的救恩，這原是好的」（3:25-26）。然而，在最後全書結尾的語氣卻是消極的，真叫人無法理解！¹⁷⁸

稀奇的是，合唱的聲音提到雅威的最後一項屬性不是祂的憐憫，而是祂的怒氣（5:22）。這個禱告是這群絕望的百姓深信自己有罪，並且知道除了轉向雅威，他們已經無路可走，但他們所不確定的是雅威是否會接納他們。他們盡力地有如第三章的士兵一樣懂得要回轉向雅威，但似乎少了那樣的膽

¹⁷⁵ 貝利·魏伯著，《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114。

¹⁷⁶ 貝利·魏伯著，《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114。

¹⁷⁷ 先知哈巴谷也是有這樣的論調，尤其在哈巴谷第一章，提出許多的「為何」。這還不僅僅哀嘆以色列的苦難，也在質詢雅威的公義。先知有強烈的公義感，他們也有責任，要為雅威的義辯護。《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具有先知特有的意識，向雅威發出疑問，為了向普世宣告雅威的公義。唐佑之著，《耶利米哀歌》，162。

¹⁷⁸ 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在會堂誦讀聖經時，猶太人會在讀完第 22 節之後再重讀第 21 節。肯特著，《耶利米哀歌》，40。

識。因此這章最後的合唱，唱出了一個疑問，而不是以一個肯定的答案作為結束，「你竟然全然棄絕我們，向我們大發列怒？」。這個疑問在最後沒有給予答案，是一種「開放式結尾」，它看起來沒有希望，但卻也只能盼望未來，去證明他們對於永不止息的憐憫的把握是對還是錯。¹⁷⁹

第五節 小結

本章以《耶利米哀歌》中的角色對話來分析聲音的對話，筆者主要以 Lanahan 認為聲音代表一種角色的觀點，來看《耶利米哀歌》中聲音對話的影響。從敘述者和耶路撒冷女子的對話中（第一、二章），敘述者用聲音描述耶路撒冷城因被擄而荒涼。敘述者也因為看見耶路撒冷女子的悲痛大如裂口，以及城市中的孩童而感到同情，並且為她悲痛。他要耶路撒冷女子向雅威祈求。另外，耶路撒冷女子以悲嘆的口吻請求雅威憐憫她，讓她的痛苦暫時得以減少，她也求雅威施以公義，早日刑罰仇敵。她因為犯罪而遭到仇敵的欺壓、嗤笑。在此，敘述者與耶路撒冷的聲音是不斷地交織在一起。

在第三章一開始，一個男的聲音出現，這位士兵遇到痛苦，他甚至說：「我的力量衰敗；我在雅威那裡毫無指望」，而當他在痛苦時，他選擇反省，他想起了過去的事，心中對雅威的盼望又再度燃燒了起來，他也確信雅威的慈愛和信實使他不至於消滅，這個信息，可以說是《耶利米哀歌》的中心信息。然而，他所思想且所作的一切不僅是為自己，很重要的是他將自己與其他人形成了一個勇敢並且是有指望的團體裡面。他提出了他們遭遇到苦難，而詩人以智慧文學影響的表達，讓讀者知道人類會因著自己所犯的錯而遭受到苦難、刑罰，這是在人類的經驗中，相當普遍的情況。那麼，人豈能因著自己所犯的過錯遭遇受罰而抱怨嗎？

接著這位男子成為了團體的發言者，他藉著默想來轉向自我的省察，他也發現了悔改的重要。然而，語調從「我們」轉到「我」時，他看見眾民因被仇

¹⁷⁹ 貝利·魏伯著，《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115。

敵所蹂躪而痛苦難過，他也似乎認為他代表著這些群體，他形容自己被仇敵有如獵鳥般地捕捉，甚至掉進了悲慘的世界裡。當他在苦難中，他仍舊呼求雅威的名字，而在他呼求的日子，雅威臨近他，使他不至於懼怕，接著他相信雅威一定會看見仇敵對他的行為，而他祈求雅威將咒詛降在仇敵的頭上，並且除滅他們。末了，這位男子確信雅威的信實是可靠的，是可恆久仰賴的對象，他也相信雅威的慈愛必永遠長存。

接著，第四章則是中產階級的聲音，這個聲音是描述這個國家、人民和文化全然的毀壞，但他的注意力在社會王權，並對於他過去生活世界之階級制度的支離破碎，而感到驚訝與著迷。在最後，中產階級因著仇敵的行為，使得他心中是懷有恨意，並且充滿失望。他還咒詛以東和烏斯，並認為他的敵人遲早會被消滅。最後第五章是合唱的聲音，這個聲音包含了敘述者、耶路撒冷女子、士兵以及中產階級。這合唱的聲音從禱告開始，他敘述他們所遭遇的苦難，並且擔當列祖的罪，也描述無辜人民所受的苦楚。然而，這個合唱的聲音由抱怨轉為希望，這是因為他們確信雅威的主權永遠長存。接著，這首詩最後則是以帶著疑問的開放式結尾結束。這樣的結尾不是代表沒有盼望的結尾，而是一種對未來抱持希望的結尾。

第六章 神學反省

從對《耶利米哀歌》苦難主題的研究，可以看見「哀歌」中人與上帝的關係。「哀歌」允許人對上帝的抱怨以及對苦難的抗議，而這些抱怨的行為乃是因著人碰觸到苦難，與面對到人的尊嚴被苦難所侵犯。然而，研究《耶利米哀歌》讓人體會到人對上帝的哭訴、抱怨和發怒，是非常真實地被表露出來。從此卷書的受苦與生存的角度來看，倘若將焦點放在受苦者的身上，會發現詩歌中的言語確實充滿了衝擊性，因為它直接表達受苦者對苦難的抗議，並且同時發揮治療的功能。¹⁸⁰一般認為《耶利米哀歌》中對上帝的盼望是其神學中心，是傳統的神學重構法的基本觀點。但是透過經文對話，與文學研究來看，我們會發現《耶利米哀歌》本身的存在意味著受苦者對於生存的盼望，也讓我們體會在苦難中勇於生存的人，才能夠發出他們的聲音，並且尋找生命的意義。《耶利米哀歌》就是一首生存者的歌，她不斷地向苦難抗爭，不被苦難俘虜。它是具有生命力的。¹⁸¹

透過《耶利米哀歌》中經文角色的對話，能深刻地看見每個角色從他們所處的環境中，將他們內心所體會的痛苦和哀傷表露地淋漓盡致，甚至他們可以因著哀痛而不顧惜自己的兒女。然而，從此卷書中，可以看見他們所受的痛苦乃是因為他們所做的事情，得罪了上帝、違反了祂的旨意；他們遭受到痛苦，以致於希望上帝能處罰那些使他們受苦的敵人。但是，此卷書讓我們看見了人在抱怨後的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那就是當人在犯罪後，是否願意坦承向上帝悔改，選擇重新面對上帝，恢復與上帝的關係。而由這個轉折點，在人願意回轉向上帝時，他會不僅回想起上帝從前對他的慈愛和信實，同時也激起人對上帝的確信，而就在

¹⁸⁰ 李熾昌、游斌著，《五小卷研讀－希伯來文聖經與社群認同》，231。

¹⁸¹ 李熾昌、游斌著，《五小卷研讀－希伯來文聖經與社群認同》，232。

當人對上帝開始確信時，他將會對上帝產生了盼望。在《耶利米哀歌》中，這些絕望的人因仇敵的欺壓而大聲哭喊時，其實上帝神性的責任，也就是祂的公義就已經展現了。一方面上帝不忍心看見祂的子民受苦，祂對祂子民的慈愛和信實是永永遠遠的。但是，另一方面，在人不珍惜上帝的慈愛，一錯再錯，不知悔改的情形下，當人活在罪惡中，上帝的公義也必須被彰顯，上帝的刑罰是難以避免的。

不同聲音的對話代表了不同的角色對於同樣事件的觀點，這呈現了生活的真實面，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對於所發生的同一件事會有不同的觀點。在《耶利米哀歌》之中，不同聲音呈現了對於以色列遭遇毀滅、耶路撒冷城毀壞事件的不同觀點。在這些聲音的對話中，慢慢浮現出這個受苦事件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犯罪，特別是違反上帝旨意的罪，至於受苦，是因為上帝的公義彰顯使他們遭受到刑罰。但他們一旦想到上帝，過去對他們的慈愛，即使是充滿抱怨，也代表著他們已經轉向上帝。這個轉向，代表了一種盼望，上帝的信實與慈愛將會回到他們身上。《耶利米哀歌》提供了今日現實生活處境的實際幫助，當人遇到受苦，並不是不能哀哭以及抱怨，向上帝哀哭和抱怨即是代表一種回轉。如李熾昌所說的這是「生存者之歌」，發出哀哭以及抱怨的人，是積極向苦難抗爭，同時也是轉向上帝的開始。

在 1996 年，全台灣發生一件令人悲痛的事件，就是「九二一大地震」，這個事件造成許多家庭、人民的悲痛。而在今年的前一陣子（2008 年），緬甸的風災、四川的大地震，皆造成數以萬計的人民失去了他們摯愛的親人。這些天災雖然並不是人所造成而產生的，但是，從救災工作，也讓我們看見因著人的投機取巧，不照規矩地把房子蓋起來，使得原本應該可以避免許多人傷亡，而如今卻導致更多人無辜受害。這樣社群的痛苦就像是《耶利米哀歌》中的人們，人民內心產生恐懼、失去安居之處、失去親人的痛苦、失去原本的名望、也失去了對生命的勇氣，這些苦難，真的都不是人所造成的嗎？另一方面，在苦難中，《耶利米哀歌》提醒我們不要阻止他們的哀哭與抱怨，因為積極向苦難抗爭，是一種勇於生存才能夠發出的聲音，而藉著哀哭與抱怨，人們開始擁有生存的意義。然而，當人如

此行動時，代表了回轉向上帝的開始，人的內心開始發出「想起」的聲音，「我們不至消滅，因為上帝諸般的慈愛」時，他們必然能體會到上帝的憐憫，也讓他們看見往昔上帝對他們的信實和慈愛，更會讓人體會到即使在苦難中，上帝仍是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參考書目

- Bakhtin, M. M., and M. M.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 Four Essay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Slavic Series ; No. 1.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8.
- Bergant, Dianne. *Lamentations*, Abingdon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Nashville, TN: Abingdon Press, 2003.
- Boase, Elizabeth. *The Fulfilment of Doom? : The Dia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Pre-Exilic/Early Exilic Prophetic Literature*, Library of Hebrew Bible/Old Testament Studies: 437. New York: T & T Clark, 2006.
- Dobbs-Allsopp, F. W. *Lamentations*, Interpretation,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 Louisville, KY: John Knox Press, 2002.
- Hillers, Delbert R. *Lamentations*, The Anchor Bibl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2.
- Lanahan, William F. "Speaking Voice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93, no. 1 (1974): 41-49.
- Logos Research System (Firm).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on Cd-Rom." Logos Research Systems.
- O'Connor, Kathleen M. "Lamentations." In *The New Interpreter's Bible : General Articles &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 Reflections for Each Book of the Bible, Including the Apocryphal/Deuterocanonical Books:Book VI*, Edited by Press, Abingdon.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4.

- Provan, Iain W. *Lamentations*, New Century Bible Commentary. [London] Grand Rapids, Mich.: Marshall Pickering ;William B. Eerdmans, 1991.
- Reyburn, William David. *A Handbook on Lamentations*, UBS Helps for Translators. New York: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92.
- Westermann, Claus. "The Role of the Lament in the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28, no. 1 (1974): 20-38.
- _____. *Lamentations : Issues and Interpret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4.
- 吳仲徹。《個人哀歌詩篇中生命的研究》。台北：永望，1996。
- 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希伯來文聖經與社群認同》。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4。
- 貝利·魏伯 (G.Webb, Barry)。《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邵亭怡譯。台北：友友文化，2006。
- 肯特 (Kent, Dr. Dan G)。《耶利米哀歌》。林楚芬譯。香港：天道書樓，1996。
- 哈里遜 (Harrison, R. K.)。《耶利米書 耶利米哀歌》 (Tyndale 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Jeremiah and Lamentations)。李蕙英譯。台北：校園，2001。
- 唐佑之。《耶利米哀歌》。香港：天道書樓，1995。
- 梁工、郭曉霞等著。《詩歌書·智慧文學解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 郭秀娟。《認識聖經文學》。台北：校園，2001。
- 曾立煌。《從哀傷到成長：耶利米哀歌的生活應用》。香港：宣道，1994。
- 詹維明。《苦難的盡頭：耶利米哀歌的啓示》。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1995。